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教会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美南浸信会的简要历史》

南方的福音事工

——对南部各州的拯救的一个伟大世纪

——传道学习班手册和普通读者的指导性故事

——美南浸信会的简要历史

原著：Victor Irvine Masters

原著出版日期：1915 年

目录

前言。 第 3 页

第一章。 第 6 页

第二章。 第 14页

第三章。 第 21页

第四章。 第 23页

第五章。 第 30页

第六章。 第 39页

第七章。 第 47页

第八章。 第 52页

第九章。 第 60页

第十章。 第 61页

第十一章。 第 65页

第十二章。 第 73页

参考书目。 第 85页

附录 A 。 第 88页

附录 B 。 第 89页

Baptist Missions in the South: A Century of the Saving Impact of a Great
Spiritual Body on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States. A Manual for Mission
Study Classes and an Instructive Story for the Reader

Victor Irvine Masters

Townley, printers, 1915 - Baptists -

南方的福音事工

- 对南部各州的拯救的一个伟大世纪；
- 传道学习班手册和普通读者的指导性故事
- 美南浸信会的简要历史

前言

浸信会在美国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他们是爱国者，参加了 1775 年的革命；他们在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勇敢的作用。值得赞扬的是，他们关于教会政体的民主原则有助于使他们在民事事务中实现民主化。

除了他们的民主学说之外，他们还非常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责任。每个人都必须向自己的主人交账。除了基督，他们没有中保；他们通过他直接接近天父上帝；这是每个人的权利。

从这些想法中衍生出公民和宗教自由的伟大教义，免于国王和牧师的暴政，以及根据自己良心的指示敬拜上帝的权利。

浸信会教徒对美国做出的最大贡献可能是他们在为他们伟大的共和国确保宗教自由方面始终如一的拥护和普遍影响。为此，他们缴纳了罚款，遭受了皮鞭的鞭打，并被关进了监狱，他们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全体人民要求了这些原则。

他们争取的不是宽容，而是充分和无条件的良心自由。伟大的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说，充分和自由的宗教自由从一开始就是浸信会的战利品。

其他人，尤其是长老会教徒，也在为宗教自由而战，但胜利的主要冠冕应该放在浸信会的额头上，这是一个历史问题。这本书中关于为宗教自由而斗争的两个令人钦佩的章节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浸信会创造了而不是书写了历史，他们在美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逐渐认识到记录本教派成就的重要性。

浸信会一直是伟大的传教士。在伟大的传教士英雄的名单中，必须记录许多浸信会成员的名字。凯里和贾德森在国外领域是不朽的。我们有同样伟大的人，他们献身于国内传道任务。回顾我们在家乡使命中的胜利，就像浪漫一样有趣；事实上，早期的许多国内工作都像海外的工作一样浪漫。

马斯特斯博士试图对美南浸信会的宣教进行简洁而现实的处理。它以令人钦佩的方式阐述了美南浸信会伟大的传教趋势和进步。阅读这本书应该会激发我们的人民勤奋研究美南浸信会的进步，并更好地理解我们在建设我们共同国家的这一伟大地区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作者的前言

除了过去，没有衡量未来的标准。过去的失败和成功是警示和教导，前人的奉献和英雄主义精神鼓舞着我们。理解性地研究过去是为了获得服务未来的智慧和热情。

对这些原则的信念塑造了本书的方法。它努力呈现在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作为一个伟大的精神体在美利坚共和国的拯救力量。在形式和范围上的安排，是为满足宣教班的需要；它试图讲述从建国以前的时期一直到现在，南方浸信会对社会的拯救影响的故事；还努力告知普通读者，并激发那些可能需要它的人进一步研究美南浸信会历史的愿望。

在准备这项工作参考了许多书籍。这里不会尝试对信息来源进行分类。在任何看起来需要的地方，声明的权威都在圣经文本中给出。对于其余部分，书末的参考书目就足够了。作者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即美南浸信会的权威历史并不存在。许多州都有该教派的历史，但不是所有州都有。最有价值的是《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南浸信会历史》，作者是 BF Riley 博士，但即使是这部作品的实用性也有限，因为它只处理南方浸信会领土的一半，因为它的作者被他的出版商限制在一个中等大小的单卷中，而要正确讲述南方浸信会的故事则需要几本大卷。莱利博士还撰写了阿拉巴马州和得克萨斯州浸信会的精彩历史。我想在这里记录下我对他的深深感激，因为他是本书所用信息来源中的主要来源。

在宣教研究中，历史性地处理浸信会传教士在南方的影响的想法，起源于各州联合委员会的相应秘书；他们在 1914 年南方浸信会大会的一次会议上要求作者做这项工作；国内宣教委员会为此目的贡献了尽可能多的时间。

作者高度看重他被委托为浸信会提供的这项服务；不仅以他的所属的伟大国内布道机构的名义，而且受到一群浸信会领袖的实例下的最受尊敬和荣幸的影响；——无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还是因为他们为浸信会和社会提供的几乎不可估量的服务。多年来，作者以不同的方式与这个著名团体的成员交往，从年轻时起就认识他们，极其钦佩和喜爱他们。作为新手传教士，他步履蹒跚的第一步就是在心爱的 TM Bailey 博士的指导下迈出的；美南浸信会可能没有培养出比他更有用或更忠诚的牧师；作者的第二任牧职是在那个心地善良的平信徒领导下的宣教教会，William Ellyson，并在弗吉尼亚委员会担任秘书。

第一章

早期浸信会

浸信会在为南方提供道德和精神动力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部分人通过这些动力达到了目前在全国的主导和有益地位。与此同时，浸信会团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成长到如此强大的环境的产物。在开始研究浸信会对南方社会的拯救影响时，我们注意到，不仅是早期的精神和身体的力量，而且是对一般的人们的生活正确观念，形成了浸信会扎根和服务的环境。

两百年多前，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第一浸信会教堂于 1683 年建立；这是南方的第一个浸信会教会。从那时到 1815 年是 132 年；但我们将以 1815 年为基础，从中了解南方早期的社会状况，并描述浸信会在此前的日子里对南方生活的影响。1815 年，《独立宣言》签署已有 38 年，宪法制定已有 27 年。结束了 1812 年与英国的战争的根特条约刚刚签署。在此期间，缺乏民族意

识的美国人逐渐走向地方主义。1815年新和平的到来标志着美国年轻一代的蓬勃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增强。我们可以恰当地使用 1815 年作为我们对南方以及浸信会对其生活的影响的第一次调查的起点。

早期南方人口。

1810 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南方有 3,492,000 名居民，比美国总人口的一半还少。几乎所有的南方人口都分布在大西洋沿岸的五个较老的州，以及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分布情况如下：弗吉尼亚，974,000；马里兰州，380,000；北卡罗来纳州，555,000；南卡罗来纳州，415,000；乔治亚，252,000；肯塔基州，506,000；田纳西州，262,000。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总共只有 137,000 人，而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尚未列入人口普查簿。1810年南方奴隶人口为124.4万人，略多于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白人人数为 2,148,000。在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黑人的数量几乎与白人持平。

种族构成。

早期对南方人口最大和最重要的贡献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一族群的优势地位及其对自由的热情和自治的天赋以及对美国传统和理想的献身精神一直没有减弱，直到今天。除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外，德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也帮助建立了早期的南方。

乡村生活。

一百年前，只有不到 2% 的南方人居住在人口超过 10,000 的城镇中。巴尔的摩有 46,000 名居民，查尔斯顿有 27,000 人，新奥尔良有 17,000 人。

弗吉尼亚州人口密度最高，每平方英里有十四个人。这些同胞以耕种土地为生。他们征服了森林，使美国的荒野绽放出美丽和欢乐的花朵。

人民生活。

上世纪初那些农民生活中的两个特点是孤独和独立。今天的南方人在某种程度上过着 1815 年普通南方农民的生活；但有区别。早期的农民比今天的人离邻居更远，但有更多的土地可供耕种。1815 年的农舍足以满足其自身需求。南卡罗来纳州作家皮埃蒙特的祖父布赖恩特·布里斯 (Rev. Bryant Burris) 牧师在 1815 年还是个小男孩，曾是浸信会传教士、农场主、制革商、砖瓦匠、橱柜制造商，以及司法审判者和社区和平工作者。他是一个奴隶主，比他拥有的任何奴隶都工作得更多。上世纪上半叶，南方的农村社区生活充满了这样的人。人们的社会生活很简单。纺缝、锦标赛骑马、赛马、剥玉米和建房活动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这些事情，以及一方面由先驱传教士进行的布道服务，以及另一方面的民兵集结日，构成了当时的社会剧目。人们的罪恶是粗暴和原始生活的罪恶。在集会的日子里，人们喝醉了酒，开始了“拳头和脑袋”的混战。在奋兴会上，宗教情绪以同样的力量和热情表现出来。传教士们发现吸引大批人来听福音相对容易，因为他们渴望与同伴接触；他们发现他们对真相更敏感，因为他们不像今天一样，普遍沉迷于强烈的世俗生活。

家庭和社区。

分散在南方的社区的距离隔离往往会在每个社区内的不同阶层的人之间培养相互同情和善意。阶级意识没有增长，因为任何特殊阶级的成员都很少有机会与自己的同类交往，而是与其他阶级的人有许多接触。社区独立和个人主义共同发展。专业化的日子是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后的事。先驱之家的住户必

须形成自己的意见并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的家庭房子通常是用原木建造的，有两到六个房间。

在后来的几年里，引入了磨坊并建造了带有挡风雨板的木板房屋，或者将挡风雨板固定在旧建筑的耐用原木上。数以百计的木板木屋仍然矗立在南方，证明了先驱建造者的旧日生活，仍然是先驱时代的纪念品。家里有织布机、纺车和巨大的开放式壁炉，勇敢的先驱家庭主妇在那里做饭，门口的钉子上挂着可靠的步枪。房子四周是开阔的田野，田野之外是原始森林，生长着无与伦比的壮丽和神秘树木。通过农业、养牛和狩猎，田野和森林满足了家庭的所有需求，除了金属制品、鞋子和工具等少数物品。

缺乏相互交流。

一百年前在美国，相互交流的方式比现在少很多。也许说当时相互交流的手段不超过今天的百分之一并不为过。铁路在将近 20 年后出现，直到 40 年后才普及。电报是未知的。蒸汽船作为改进河流平船的一种方式才刚刚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走出社区的旅行并不适合很多人。从华盛顿到新奥尔良有一辆驿站马车，途经哥伦比亚和奥古斯塔，行程将近一个月。大部分长途旅行都是通过海路进行的。这些河流被用来运送货物，往返于偏远家园的农民之间。一封信的邮资是 80 英里 10 美分，所有距离超过 400 英里的邮资 25 美分。报纸很少。几乎没有邮局，坏路很普遍，或根本没有路。大部分旅行都是在马背上完成的。一百年前美洲的旅行和相互交流与亚伯拉罕离开迦勒底的吾珥进入迦南地时的状况相比，几乎没有进步。

南方的浸信会。

1812 年，本尼迪克特在他的《浸信会历史》中说，南方有 100,506 名浸信

会教徒，具体如下：弗吉尼亚州 35,665 人；弗吉尼亚州 35,665 人；北卡罗来纳州，12,567；南卡罗来纳州，14,735；格鲁吉亚，11,847；肯塔基州，22,964；田纳西州，11,325；马里兰州，697；密苏里州，192 岁；密西西比州，764；路易斯安那州，130。1784 年，南方浸信会成员只有 21,559 人，其中 15,000 人在弗吉尼亚州，他们在迫害中茁壮成长，并发展出蒙福的人潮，使肯塔基州开始走上正义和真理的道路，如上面肯塔基州的记录所示。很难获得那个时期其他基督教团体的可靠统计数据，但盖拉德·亨特 (Gaillard Hunt) 在《一百年前的美国生活》一书中说，浸信会可能是全国人口最多的教派，美国近三分之二的浸信会人数增长发生在南方。在那之后，浸信会开始成长，并在南方取得了显着进步。

“旷日持久的聚会”。

纵观他们的历史，这场旷日持久的福音聚会在南方的浸信会中一直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事情。事实上，早期的浸信会传教士就是如此举办福音聚会，而旷日持久的聚会是上帝用来使浸信会人数极大增长的方法。一年一度的旷日持久的聚会是计算其他事件时间的基准，在许多地方仍然如此考虑。事情发生在“大聚会”前三周或一个月后。集会通常在八月举行，在相对闲暇的时期，在庄稼“收割”之后。他们持续一到两周，包括每天上午的一次事奉和晚上“早期烛光”的一次事奉。在这些聚会中，牧师——如果我们用这个词来表示每月一次或更少定期拜访教堂的先驱传道人——几乎总是得到一位或多位来访传道人的协助，他们负责讲道。牧师去见人们，在这里吃晚饭，在那边过夜，来访的传教士与他聚集在一起，享受人们热情而衷心的款待。这是传教士们在全年中对大多数家庭进行的唯一一次访问，但访问者被带入家庭圈子时表现出的慷慨开放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访问的稀少频率。从这些聚会中增加了皈依者和教会成员——几乎所有来过的人。结束后，它是每月一次或更少的讲道，作为精神指导的依赖，持续了十二个月，在这段时

间里，一些软弱的人会跌倒并被排斥，直到下一次持久的会议带来精神上的温暖。他们重新认罪悔改。因为纪律在每月一次的计划中蓬勃发展，尽管精神热情趋于下降。一切都简单到极致，但这是基本的。并且几乎是通用的；这些事情如此之多，以至于作者为在本段中为大家所熟知的表达方式加上引号而感到抱歉。

锡安之歌。

在旷日持久的聚会中，没有乐器的会众歌唱是突出而有力的。音乐是古老的赞美诗，例如“谦卑的罪人来吧”；“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和“怜悯，主啊；哦主赦免”。他们由一位领袖（通常是传教士本人）“带领”，并由会众以精神和庄严的态度演唱。在传教士朗读或“划出”两行赞美诗之后，大量声乐将以哀伤的对音效果回应。在这些锡安歌曲的音乐和歌词中，我们的祖先诠释了作曲家的灵魂渴望；赞美诗以有节奏的方式讲述上帝在试炼和苦难中教导他们的深奥之事。在拱形大教堂或著名教堂的空间中回荡的艺术家音乐，从来没有比这些美国先驱教堂的这些赞美诗更能在造物主面前征服灵魂，并教导他们那看不见的威严。他们用天使一定能听懂旋律充满这座简陋的建筑，这是一种祈求和希望之声的和声。它回荡在森林安静的大地里，在那里与鸟鸣和小溪的潺潺声交织在一起，或者与呻吟的风、和夏日云层的雷鸣般的喃喃自语组成一首崇高的交响乐。与那些古老的赞美诗相比，今天教会中的许多流行音乐是不值得比较的。据说帕克的伟大赞美诗“主啊，怜悯”，与现存的任何其他赞美诗相比，更多的皈依者将他们对上帝的降服归因于它的影响。从贫瘠的生活转向古老的赞美诗，先驱美国通过这些赞美诗在向往、祈祷和希望中向上帝倾诉灵魂，就像从尘土飞扬、熙熙攘攘的围墙街道的人群中，走到一座庄严而僻静的山顶。在圣歌中，我们许多人做得不如我们的父辈。

伟大的复兴。

1785 年至 1802 年间，从弗吉尼亚州开始席卷全国的一系列宗教复兴活动极大地增强了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力量。这场复兴在弗吉尼亚和邻近的州持续了六年，然后出现在新英格兰。1801 年，它出现在肯塔基州的边境，并带着数千人进入教堂。大约在同一时间，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出现了明显的宗教觉醒。大量人口是农村的。蜂拥而至参加这些会议的人们，通常距离五十英里或更远，来自宁静的生活，他们每天阅读打开的自然之书，但与他们的同伴接触时很少感到轻松或全神贯注。经常在周围搭起帐篷；只要聚会还在继续，人们就会在森林里布道。

目击者的描述。

BF Riley 博士在《南部各州的浸信会》一书中，描述了肯塔基州巴黎附近的一次复兴；两万人聚集在该复兴会上，如下所示：“这里聚集了所有经过精心设计的元素，以影响人们的想象力。晚上呈现的奇观是最壮观的景象之一。熊熊的篝火的光芒落在密集的大脑上，同时低头表示崇拜，并从四面八方的长长的帐篷反射回来；数百支蜡烛和灯悬挂在树木上，连同无数的火炬来回闪烁，在颤抖的树叶上投射出模糊的光，使森林的深处显得昏暗无边；庄严的赞美诗的吟唱在夜风中升起和落下；慷慨激昂的劝导；诚恳的祈祷、抽泣、尖叫或喊叫，从内心极度激动的人中爆发出来；突然的痉挛抓住了几十个人，出人意料地将他们摔倒在地，所有这些都使现场充满了极大的气氛，并将感情提升到情绪的最高境界。”

身体兴奋。

相距甚远的各州和地区的各种观察员都证明了他们所特有的身体和情感兴奋

的显着表现。Semple 谈到弗吉尼亚的复兴运动时说：“有时教堂的地板上满是因认罪而被击倒的人。有时他们失去了四肢的功能。尖叫、哭泣、呻吟、歌声、呼喊、和散那，注释悲伤和欢乐的音符，同时都能够听到；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音乐会。”有时，人们会长途跋涉一百多英里参加这些集会。有的人在兴奋的压力下全身抽搐，有的人在地上打滚，有的甚至像狗一样狂吠。这些复兴的有能力的观察者，包括长老理查德弗曼，对情绪过激表示遗憾，但在集会中认识到上帝之灵的存在和力量，将许多灵魂带入了上帝的王国。

宗派合作。

在许多这样的复兴活动中，卫理公会、长老会和浸信会进行了合作。在不少情况下，长老会是领导者；但他们在最近的日子里比大多数人更避开宗教兴奋。

宗教生活。

早期浸信会的宗教生活简单而真诚。人们在传道和宗教实践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非常直接、认真和诚恳。人们阅读圣经，其中伟大的教义使他们如痴如醉。宗教是个人情感的，因为生活也是如此。他们所寻求的最大恩惠是个人被上帝接纳的保证；在他们看来，新生活的使命似乎并没有超出个人的正直、直接的人际关系。宣教的原则充满在这些教会的生活里，但除了传福音之外，它很少有其他表现形式；在传福音这方面，早期的美南浸信会可能从未被超越。

教义条件。

一百年前，我们浸信会教父之间较大的教义分歧已经解决，并且永久性的信

仰条款已被今天的美南浸信会团体所持有。怀特菲尔德在美国的布道极大地帮助了浸信会赢得了阿民念主义的弟兄们。到十八世纪中叶，取得了胜利。然后出现了正规浸信会和独立浸信会的区别。正规浸信会是那些采纳费城信仰告白的人。The Separates 在 Shubal Stearns 的领导下兴起。他们比正规浸信会更热心，认为信徒是受圣灵直接教导的引导，这是默示的性质。他们作为复兴主义者非常强大，并为浸信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他们比弗吉尼亚的正规军更反对当权派。1787 年，这两个分支在弗吉尼亚合并，此后他们在各地都这样做了。1815 年南方的浸信会，除某些小教派外，到处都是正规浸信会。

总结一下。

在每平方英里七人的人口密度的南方，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农村人，并且在开拓条件下致力于农业；一百年前南方的浸信会已成为最大的宗教团体，卫理公会教徒与他们竞争以适应传福音需要；长老会人数远远落后，但有实力和影响力。浸信会热衷于自由，对打开的圣经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的传教士通常不是有学问的人，但他们对行将灭亡之人的灵魂怀有极大的爱心。他们没有任何特殊的世俗优势，刚刚走出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他们受到了地上骄傲的人的迫害和蔑视。他们相对于他们的公民环境的一个战略优势是他们处于一个宗教民主国家，并试图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民民主国家中改变和领导人们。从那时到现在，这个宗教团体如何描述其在南方的管理职责？本书的其余部分试图给出答案。

第二章

早期浸信会牧师

骑马巡游。

他们是先驱传教士。在一个相对较新且未被开垦的国家，人口几乎全是农村人口。罕见的城市传教士是个例外，他在自己教会之外的用处，取决于他的属灵理解和调整自己以适应先驱的需要和条件。直到上世纪中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些先驱条件在南方很普遍。今天，在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旧南部地区的一些高地地区，它们仍然存在。南方早期的浸信会传教士是一个骑在马鞍上、背着马具和圣经的人。他习惯于到离家很远的地区旅行；当他没有在教堂和布道站每月一次进行布道的约会时，他就一直在马鞍上。事实上，在那些日子里，这些人几乎是唯一从一个社区旅行到另一个社区的社会成员。在通过同情和理解的纽带将定居点联系在一起方面，他们的影响力超过所有其他力量。

旷野。

旷野似乎吸引了许多这样的传道人，因为在旷野中居住着未得救的人。没有哪个定居点太偏远或太粗糙，以至于他们无法访问。有时，传教士与移民一起走陆路到尚未定居的荒野，目的是为上帝建造一个会幕以及新砍伐的原木的住所。未开发的荒野和夕阳似乎在召唤这些人前进，他们去了。他们欢欣地面对来自印第安人、涨水的溪流、野生动物和在无路可走的森林中无法无天的徘徊者的危险。在原始定居点，他们像保罗一样，在一周内用自己的双手谋生，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周六和周日免费向他们的先驱同伴传讲基督。

他的圣经。

早期的浸信会传教士基本上是只读一本书、圣经的人。他们中有影响力但为数不多的人享有学术和神学训练的优势。不少人，比如年长的理查德弗曼，主要通过自选阅读课程来自学。但是，在一个世纪前使南方大部分人接受洗礼的传道人中，大部分人只受过很少的学术训练。他们是圣经的学生；自从他们知道如何传播宗教实践以来，他们的圣经学习方式从未被超越。他们非常热衷于在他们自己之间以及在他们拜访的家庭圈子里讨论圣经经文。这为他们的讲道增添了辛辣和独创的味道，同时在教导人们上帝的话语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他是“无知”的吗？

“无知”这个词不能用来形容南方的浸信会先驱传教士，即使他们是没有学问的人。那些能够战胜弗吉尼亚州精明而强大的国教的人，那些能够进入最荒凉的边远地区社区的人，通过福音将最没有前途的罪人带到正确的思想中，以新约圣经的方式组织教会，并使社区转变为一个新的生活，使它的脸转向上帝的光——这样的人可能未经修饰，举止不文雅，他们可能没有使用有教养的言谈，但他们不是“无知”。有时他们在解释圣经段落时犯错误，但他们在所谓的恩典基本教义上犯的错误非常少。他说话时常有节奏地唱着歌，但他说话的主旨是靠基督恩典得救。

他对灵魂的热情。

这位先驱传教士对传道充满热情，热爱人类的灵魂。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生病的时候仍然离开自己的家，到很远的地方传教。如果在旷野旅程的另一端有一个约会或特别召唤去传道，那么牺牲自己的利益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不嫌多的。莱利博士在《南部各州浸信会历史》中谈到这些基督的精兵时说：这些原始的传教士顽强而英勇，是南方文明的先锋。他们冒着一切危险，忍受着

一切艰辛，决心传道。

他的支持。

在我们早期的浸信会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是上帝如何兴起了一个事工，他们在靠自己的双手谋生的同时，以其他任何基督教团体都无法比拟的方式将南方转变为浸信会信仰。可能只有不到五十分之一的浸信会传教士从他的教会得到了生活方面的资金支持。彭德尔顿博士说，即使是在 1836 年，当他以 400 美元的薪水被召到教堂担任牧师时，这在肯塔基州的所有地区都被认为是奇迹中的奇迹。弗吉尼亚浸信会为公共福利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但在牧灵支持方面并没有取得令人羡慕的记录。本尼迪克特在 1813 年写道，他引用了一位弗吉尼亚牧师的话：“弗吉尼亚传教士的支持极不稳定。大多数人将其视为施舍。我怀疑是否有人得到了 300 美元的报酬，也许没有十个人能得到 150 美元。该州一些最受欢迎和最勤奋的传教士工作了整整一年，却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薪酬。”在作者童年时期的家中，炉边私密谈话的一部分是一位深受喜爱的祖父传教士；他宣称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安德森县和皮肯斯县的一些教堂一年的全部收入可能不够他的马在为他们服务的旅途中的钉马蹄的费用。一个教会给传道人一年的全部津贴是一双由一位好女人编织并赠送的羊毛袜。

自营。

大卫·本尼迪克特 (David Benedict) 在他的《浸信会教派历史》(History of the Baptist Denomination) 中描述了 1813 年浸信会传教士的“时间环境”。他说，到那时，在 18 世纪末还是处女荒野的领土上，已经组建了 500 座浸信会教堂。大多数人移民到新的定居点，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土地，开垦土地并进行耕种，从而获得自给自足的手段。当时他估计美国大约有二十五名浸

信会传教士的财产价值在两万美元或更多；大约六十名，一万美元；大约四百五十名，\$5,000；两百到三百名，什么都没有；其余的不到 5,000 美元。与现在的情况比较表明，早期的牧师比他们的后期有更多财产。

如果传教士贫穷是可取的（这似乎是普遍的看法），但早期传教士的财产并没有使他们名誉扫地。在自给自足的驱使下，在传教的神圣冲动下，他们似乎利用了这个国家的浸信会传教士唯一的大好机会；在较古老的定居点，一些传教士既教书又行医，同时务农。

不支持的原因。

传教士和教会都对前者的工作没有得到资金支持负责。在传教士方面，他们非常不喜欢甚至害怕教导人们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有偏见和不公正的人很容易把他的教导归因于世俗的私利动机。接受这种情况后，传教士们给出了自给自足所必需的时间，而且他们方面没有令人心痛的需要，这使得教会成员很容易把钱放在口袋里、而捐献不多。只要他能听到每月一次的布道，早期的浸信会通常认为不需要更多的布道和牧养工作。只要传教士每月只需要进行一次新的布道，他可以在一个月去六个不同的社区布道，同时他就可以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照顾猪、玉米和牛。一个世纪后，我们的传教士实际上仍然没有教导他们的人民履行牧养支持的职责。他们并非没有责任，因为普通教会仍然仅发放很可怜的津贴来支持牧师。

先锋街头布道。那是 1836 年得克萨斯州纳科多奇斯的一个星期天。边疆的荒凉给这个年轻的小镇留下了印记。先驱传教士 ZN Morrell 牧师骑着骡子来到这里，他刚从遥远的田纳西州赶来。选举正在进行中，人群涌上街头。

莫雷尔把他的骡子拴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跪下来，问上帝他是否必须向那群人传教，然后走到人群中。他站在一栋已经动工的房子的地基上，挑了一个角落当讲台，手里高举手表，喊道：“哦——是！哦是的！哦是的！每个想买东西的人，不用钱，不用价格，都来这边。”形形色色的人群包围了演讲者，他开始唱古老的赞美诗，“我是十字架的战士吗？”当歌曲结束时，所有的人都在人群中。他祈祷并唱了另一首赞美诗；在深沉的寂静中，红、白、黑三色的面孔抬头看着传教士，更多的是惊讶，而不是敬畏。街对面的二层广场挤满了男男女女。一些有盖的货车和一辆运来移民的马车开到人群的边缘停了下来。在其中一艘“纵帆船”中，传教士的鹰眼认出了一位来自田纳西州哈德曼县的朋友和他的家人，他曾经在旧州为他们的三个女儿施洗。莫雷尔激动地把以赛亚书 35 章 1 节作为他的经文：“旷野和偏僻之地必为他们欢喜；沙漠必欢欣鼓舞，像玫瑰一样盛开。”这位坚强的上帝之子从来没有受到过更好的关注。他有一个小时自由，那里的数十名冒险精神的人的脸上充满了泪水，这是发自内心的惊讶，在这片新土地上不习惯爱的声音。当他停止说话时，他们上前握住他的手。那段经文的预言在得克萨斯多么奇妙地应验了！

边疆的刺激。那是 1842 年在冈萨雷斯外四英里的一所小校舍举行的周日晚上布道仪式。邻近的印第安部落最近杀死了一些定居者。当莫雷尔长老讲道时，武装人员在黑暗中站在外面守卫，其他人坐在会众的后方，膝盖上放着枪。传教士说话很有力，注意力很集中，人们热切地祈祷保护自己免受印第安人的伤害。布道结束以后，会众被解散。这时，一声枪响打破了寂静，然后是刺耳的印第安口哨声。由于大多数人都住在同一方向，因此人们非常谨慎地集体回家。莫雷尔长老在他的牛车里领着沉默的队伍，其中有他自己和另外两个家庭。其他类似的交通工具紧随其后。寂静中，只有嘎吱作响的车轮的声音，显得很压抑。有人建议唱一首歌来驱散阴霾。沿着高达卢佩河谷一首古老歌曲的哀伤、有节奏的音符，它一定甚至触动了潜伏的印第安人野

蛮的心：“我站在约旦风雨如磐的河岸上，向迦南美丽幸福的土地投去如意的目光，我的财产所在的地方。哦，神圣的希望；哦，幸福的希望，通过给予的灵感，希望，当岁月流逝，我们都会天堂相遇。”这位老兵多年后写道，“我当时想，我仍然认为，在那一刻的庄严时刻，我听到的音乐比我耳边听到的任何其他音乐都更甜美。”

先锋女性。即使在早期传教士的工作和生活的一组如此简短和不充分的例证中，不对敬虔的妇女说一句赞赏的话也是不合适的，她们要么是传教士的妻子，要么是传教士的朋友和助手。她们的出色工作在帮助南方基督教化方面发挥了崇高而有影响力的作用。对于这些先驱女性来说，在孤独、匮乏或危险中做出的牺牲似乎不会太大，——如果她们能够通过忍耐来帮助推进正义的事业。当传教士缺席数周后，他们的妻子就成了家庭的供养者和保护者。“阿姨”克洛伊·霍尔特是一位心地高尚、勇敢的女性，1795年住在密西西比州科尔溪南叉附近，当时密西西比州著名的早期传教士理查德·柯蒂斯牧师受到纳奇兹的罗马天主教当局的威胁和迫害。随着柯蒂斯坚持向密西西比人传教，迫害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柯蒂斯躲在沼泽地里，天主教宗族的侍从正在寻找他。他非常需要有关追踪的信息以及决定他应该返回南卡罗来纳州的旅程所需的物资。当时找不到一个人愿意带着必要的物资去找他，以免受到“帮助和教唆”难民逃跑的惩罚。克洛伊阿姨穿上男装，骑上马，去找到了柯蒂斯。她把物资交给传道人和他的同伴，给他们祝福，然后回到自己孤独的先驱之家。通常，浪漫元素在那些早期女性的崇高奉献中并不那么突出，但她们的热情仍然真实而有力。与男人的工作相比，开拓者的妻子和母亲们与他们一样承担着征服荒野的艰辛，并在建立宗教机构以保护家庭方面比男人做得更多。

浸信会不领薪水的传教士。浸信会先驱传教士负有巨大的责任，他们以与使徒时代相媲美的热情到四处去传道，他们愉快地忍受迫害，并且发现没有哪

一条荒野的道路太孤独而无法穿越，也没有发现任何拓荒者的定居点太简陋或他们服务的距离太远；他们领导并赢得了美国的宗教自由之战，他们的传福音热情从未被超越。这些人的报酬是听福音者的感激和看到灵魂诞生在早期教会的喜悦，但不是金钱。在后代教会和传道人中，这些十字架先驱的高贵和价值无与伦比，并且还没有被后人所完全认识到。他们确实是我们今天所有教派的属灵之父，而且他们自费完成了无数的精神劳动，而这个伟大的浸信会团体就是从中诞生的。接下来的两章将专门介绍这些传教士在美国带来宗教自由方面所发挥的崇高作用。

向他们致敬。所有荣誉都归于这些人。恭敬地邀请所有热爱真实、崇高和勇敢的人的心来思考这些先驱传教士。我特别呼吁浸信会教徒审视这些他们的精神先辈，并在反思人类崇高道德价值的过程中磨炼自己的心。麦考利说，一个民族如果不尊重他们已逝者的功绩，就不会做任何值得他们的后代尊重的事情。我深情地邀请我们浸信会信徒的心，尤其是我们年轻人的心（他们负责领导的日子将比我们的开拓者更远一步），去思考这些精神祖先的英雄主义和道德价值。在我们理解那些先辈之前，我们无法正确理解南方浸信会使命。

第三章

浸信会和宗教自由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建议阅读更多美国浸信会为宗教自由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记述，以供研究。这里只能讲一个简短的故事。希望可以激发读者对浸信会的这一光荣成就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对于与该主题有关的内容，读

者可以参考更多参考书目。

浸信会是革命爱国者。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是同一原则的两种应用。对北美的浸信会教徒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长期迫害，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人们的思想态度，导致他们聚集到华盛顿的旗帜下，摆脱英国人的枷锁，由此而来了形成了公民和宗教反抗压迫的力量。浸信会教徒比其他人遭受更多的宗教迫害，他们的良心在更多方面受到冒犯。在革命之日，他们的人数比南方任何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团体都多。革命军队中挤满了浸信会教徒。华盛顿宣称，“浸信会牧师是军队中最杰出和最有用的人之一。”他们募集了志愿者连队，并在战争中担任指挥官和牧师。

积极鼓舞群众。留在家里的浸信会传教士非常积极地鼓动人民为美国独立而战，以至于他们引起了英国指挥官的特别仇恨。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不少人不得不逃离英国人的愤怒。位于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州政府专门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访问定居地的偏远地区，以唤起人们为美国而战。三人中有两人是牧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威廉·坦南特（William Tennant）是浸信会传教士，因其爱国主义和在人民中的知名影响力而被选中。正是在同一个地区，理查德·弗曼博士在谷仓和树桩上以及讲坛上发表了雄辩的爱国主义呼吁，如此有力地影响了人民，以至于康沃利斯勋爵悬赏一千英镑要他的人头。弗曼发现托利党在跟踪他，于是逃到美国军队营地，通过他的祈祷和雄辩的呼吁，他对美国军队产生了极大的鼓励作用。据报道，康沃利斯评论说，他害怕那个虔诚的年轻浸信会传教士的祈祷，而不是萨姆特和马里恩的军队。当时年迈的北卡罗来纳州牧师丹尼尔·马歇尔做出了同样英勇的贡献，最终被捕并置于严密看守之下。获准发言后，他的爱国劝告和祈祷使他的敌人不知所措，以至于他们立即释放了他。浸信会百科全书中的卡斯卡特宣称整个美国只有一位保皇党浸信会传教士。

许多早期的殖民者逃往美洲是为了获得宗教自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想过要将同样的恩惠给予宗教信仰可能与他们不同的其他人。宗教自由增长缓慢。只有在经历了无数迫害事件的漫长而痛苦的斗争之后，它才在美国获得保障。国家教会是国王和国家的历史性愚蠢设置，它在美国荒野的新来者中间建立了栖息地。经验显然没有告诉他们，只要人的良心不受民事法规的约束，国家教会和迫害就一定是孪生兄弟。浸信会教徒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出于良心的缘故在严寒的冬天被迫离开马萨诸塞州，在荒野中的印第安人中找到了庇护所，并建立了罗得岛州，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在政教完全分离原则之上的联邦和状态。美国宗教自由原则的伟大阐述者是罗德岛的罗杰·威廉姆斯。它与以弗吉尼亚为中心的宗教特权集团发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冲突，而反对派的领袖是浸信会。其他持不同意见的宗教团体，主要是长老会，提供了帮助。卫理公会教徒是英国国教的孩子，虽然不是很听话。除了部分时间外，长老会没有帮助浸信会，而且人数几乎不超过旧自治领的浸信会的四分之一。写下这一章并非出于赞美的精神，而是出于促进真理事业的愿望，并呼吁当今的浸信会信徒在他们的属灵领袖中跟随高尚而真实的人。对浸信会来说，由于他们与国家教会特权的勇敢、一致和划时代的冲突，这比任何其他原因都更能决定美国建立宗教自由的结果。

美国早期的浸信会信徒心中只有对自由的热爱、对打开圣经的热爱、以及对上帝的敬畏。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英国遭到迫害；在广袤无垠的美国荒野中，他们被驱使下意识地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因为这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在这里承担了灵魂自由与得胜的重担和荣耀。像早期的门徒，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见证上帝向他们启示的事情。他们的忠诚得到了宗教自由的回报，这对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都是如此。浸信会的一项崇高成就是，他们在整个历史中始终坚持这一原则。

第四章

传教士的开始

宣教的原则可以定义为对迷失灵魂的热情，通过寻求通过福音赢得他们的救赎来表现出来。在我们目前对宣教的定义中，无论有什么比这更多的，都是教育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我不想将早期浸信会传教士过度理想化，而是根据所有事实以及他们周围的条件和限制来公平地评价他们。考虑到这些，可以证明宣教的热情之火在这些早期传教士的心中燃烧到一种程度，只有少数人可以与之匹敌，而且直到今天，他们的后代肯定也无法超越他们。

他们把要紧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他们的第一个传教努力必然是建立一个选区，他们以无比的热情参与其中。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使他们对大型宗教合作机构产生怀疑，唯恐这些机构变得集中和压迫。他们并不完全了解自己土地的需要，但他们神圣的热情驱使他们前去四处宣教。

他们工作的属灵伟大。时候到了，他们对宣教的视野会越来越大，就像马太福音和使徒行传中的历史一样，它将涵盖整个世界。与今天相比，他们的传福音计划在外展范围上是有限的，但相比之下，他们在奉献、劳动、牺牲和愿意忍受苦难以拯救失丧的人方面毫不逊色。早期的浸信会传教士热衷于赢得失丧的人，并且自使徒时代以来，在这项神圣的努力中取得的成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没有薪酬，以反复遭受迫害、艰苦劳动、牺牲自己的利益和舒适为代价，他们将福音带到了文明的前哨站，并在维护良好的古老定居点方面，它以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们的奉献似乎是没有界限的。第二章中给出的例子只不过触及了他们圣洁热情的记录中的一点点；他们的努力使南方的浸信会从 1770 年的少数人发展到 1850 年的 467,000

人，这一数字比任何其他宗教团体都要多。圣公会教徒有国家教会，卫理公会教徒依偎在他们的庇护下，长老会教徒有薪酬的优势。这些浸信会传教士，或多或少受到所有其他基督教团体的鄙视和厌恶，而他们所拥有的，只有打开的圣经和对心灵与灵魂自由的热情。他们赢得南方灵魂自由和浸信会信仰是传教成就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

教会、协会和其他机构将获得应有的荣誉；但那些早期的传教士，没有学问，但并非无知；不受过去的权力的喜爱，但受到上帝和大量属灵儿女的尊重——对这些人，在这些更受青睐的教育和合作王国努力的日子里，太快被遗忘和太少受到重视；他们比所有其他机构可能有着更多的宣教的热情和努力，这些热情和努力使南方归于基督。

即使在不充分的出版记录中，这种先驱传教士热情的鼓舞人心的例子也是如此之多。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埃瑟里奇 (Thomas Etheridge) 于 1782 年开始在乔万协会 (Chowan Association) 布道，关于他的记录，1810 年的一本书说道：“他的灵魂是如此地热衷于布道，以至于经常抛下家人和所有的人，他会一起开始六七周的时间，经常每天布道三次。他经常在讲台上受到攻击，一旦他落在旧教徒的手下，他的生命几乎危在旦夕。从这些人中，他经历了巨大而严峻的考验。在弗吉尼亚州安妮公主县，他遭到暴徒的袭击，他们威胁要将他从树干上拉下来并以浸信会传教士的罪名殴打他。”弗吉尼亚州的耶利米·沃克 (Jeremiah Walker) 说：“他几乎不停地传福音。几年后，主要是在他自己训练的年轻传教士的帮助下，他在詹姆斯河以南建立了 20 到 30 座教堂。许多有天赋的人物后来都通过他的努力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传教士。”有弗吉尼亚的本杰明沃特金斯，泰勒写道：“他的志向是占据上帝葡萄园中最贫困的部分。他每年都会在五个县进行巡回演讲。人们对他每年的访问充满了真诚的喜悦期待”。丹尼尔·马歇尔 (Daniel Marshall) 在佐治亚州建立了第一个浸信会教堂，纽曼博士这样评价他：“他在任何时候

都表现出色。在集会或比赛中，在开阔的田野上，在市场上，在无论是军队还是家里，他总是准备好通过被钉十字架的救世主宣告救赎，许多人听到并听从了他的话。”关于这些人在佐治亚州的工作，老 PH Mell 写道：“他们为佐治亚州作成为浸信会州奠定了广泛而深入的基础。”同样的证词同样适用于南方的几乎每个州。

教会与宣教。在传教士之后，教会开始积极从事传教工作。由这样的传教士建立和滋养的教会不可能对将福音传给他人漠不关心。早期教会传教精神的两个著名例子是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旧第一教堂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桑迪克里克教堂。18 世纪初，查尔斯顿教会开始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建立其他教会，并于 1755 年带领查尔斯顿协会在南方开展了第一个正式的传教协会工作，这在美国也是第一个传教协会，除了当年的费城协会也采取了类似举措。

桑迪溪。AL Vail 在关于美国浸信会宣教的早期历史介绍中说，美国早期浸信会在其传教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桑迪克里克教堂。它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张聚集在坚定的舒巴尔斯特恩斯周围；丹尼尔马歇尔与他密切相关。传教士在桑迪克里克成倍增加，他们四处传播福音，但所有人都是从教堂辐射出去，并聚集他们的皈依者。教会在十七年内将她的分支机构向南扩展到佐治亚州，向东扩展到大海，向北扩展到波托马克河。在 17 年里，它成为了 42 座教堂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从中诞生了 125 名牧师。

协会。早期浸信会的首要目的不是宣教，而是联合和团契。1751 年，查尔斯顿在其组织中宣布其目标是通过维护爱和友谊以及通过协商教会的需要和福利来促进救世主的王国。Sandy Creek Association 于 1758 年以 Sandy Creek 教会为原型成立，其目的是促进该母教会及其子教会的计划，这些计划既是团契又是传福音。这是南方两个最古老的协会，可以被视为这些最早

的浸信会协会合作机构的典型榜样。

他们首先致力于合作任务。尽管先驱传教士在南方的福音布道服务是伟大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直到现在，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旷野福音之旅中得到了其他人的薪酬支持。即使当他们的教会差遣他们参加这些巡回演讲时，也可能更多是因为传教士主要是靠自己的费用为教会服务，而不是因为他们希望在教会差遣他们时，对他们给予薪酬支持。但毫无疑问，许多教会确实热衷于这种合作服务的精神，因此开始了他们后来支持现场传教士的工作。老查尔斯顿协会在 1755 年率先将其计划提交出来。“考虑到本省和邻近省份内陆定居点许多地方的贫困状况，——” Wood Furman 在他的书《查尔斯顿协会》中记录道，“建议教会捐款支持传教士在那些地区巡回讲道。”这个计划实施以后，Rev. John Gano 得到了资金支持与保护，他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项影响深远的决议。查尔斯顿决议的措辞很简单，它不仅开始了南方浸信会教会团体的第一次合作传教努力，而且在其中包含了我们今天整个南方浸信会教会传教组织方法的种子。但北方的浸信会弟兄们形成了不同于教会协会的专门宣教协会，而浸信会以外的其他人有资格成为这样的宣教协会会员。由查尔斯顿协会发起的南方理念是，宣教是教会的工作，必须由教会来指导，而教会协会作为他们的合作工具也同时是适当的宣教机构；同样的道理，他们的传教努力应该通过它来领导和管理。

长年发芽。如此给出的有组织的传教努力的例子，并没有被其他协会迅速效仿。事实上，直到大约五十年后才形成相对较少的协会。当他们被组织起来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想到了团契和福音福祉的想法。这个想法包含了很多讲道。有时一天之内，不同的传道人会讲多达六篇布道。通常这些布道明显是传福音的，有时它们是关于教义内容的，并且关于教会秩序的讲道也引

起了很多关注。几乎所有的早期教会协会都可以说，它们在传福音的意义上是传教士事工协会。大约在 19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时，合作、金钱支持的任务的想法开始对南方的协会施加压力影响。

南北战争以前。在此期间，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肯塔基和田纳西的浸信会教会协会开始了合作宣教。1806 年，弗吉尼亚州歌珊协会表示支持对印第安人的传教工作，“只要能提出任何可行的计划”。1809 年，北卡罗来纳州的乔万协会在该州的协会之间发起了一个“通讯委员会”，1811 年的乔万会议纪要称，该委员会是立意传教的。1815 年，桑迪克里克协会派出两名信使参加总会委员会会议，并于 1818 年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教会支持国外宣教和国内宣教。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协会举起的宣教旗帜从未被取下，也没有围绕它展开任何吵闹的冲突。一些布道工作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之间的分界线附近的卡托巴印第安人中完成的。1813 年，现属于南卡罗来纳州、但后来由萨凡纳附近的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教会组成的凡纳河教会协会向各教会发出了一封信函，呼吁他们支持国内和国外的传教士。一个月后，萨凡纳外国传教士浸信会协会发出了一封通函，佐治亚州协会于 1814 年批准了它，并承诺支持向外国宣教的传教士的工作。早在 1801 年，佐治亚协会就对向印第安人传教表现出兴趣，但当时并未真正开始这项工作。

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早期浸信会在传教初期也有类似的经历，不同的是该教派在肯塔基州的早期发展更为迅速，对田纳西州的初学者起到了老大哥的帮助作用。在这两个州，个人传教士的传福音活动都非常繁荣。在这两者之后都是通过教会协会进行的合作努力，并且在 1816 年左右都爆发了可能是除阿拉巴马州之外的任何州都经历过的最猛烈和持续的反宣教运动。1813 年，肯塔基州 Elkhorn 教会协会拨款约 65 美元派遣约翰和詹姆斯萨顿前往田纳西做宣教工作。

大约在那个日期之前十二年，浸信会教会协会派遣了一名传教士到西部的印第安人中工作。Long Run、Tate's Creek 和 South Kentucky Associations 每个教会协会都有其传教士在其边界以外的地区工作。D. Dowden 博士在《肯塔基浸信会禧年卷》中宣称“肯塔基州早期的浸信会以传教为核心”。来自田纳西州的赖利说：“该州的浸信会教堂是最早热情支持在国外传教事业的教会之一，但随之而来的是最激烈的反应以及反对力量。”

可以看出，迄今为止，南方浸信会对社会的影响不仅是民主的，而且是个人主义的。我们的父辈如此热爱自由，以致于他们真的害怕组织。不少人反对协会的组织。他们中的许多人怀着诚实和严重的恐惧参加合作任务，因为这意味着集中化。今天的我们通过合作学会了在没有中央集权或宗教贵族统治的情况下一起工作。但如果我们明智，我们就会像他们一样热爱民主，如果我们谦虚，我们就会尊重他们的恐惧。正是这些恐惧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将我们从他们认为威胁锡安的邪恶中拯救出来。他们与那些热衷于组织合作的力量进行激烈的斗争。但这场巨人之战将需要自己的一章来专门论述。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上帝禁止我成为一个人，以贬低我们的浸信会教父。这是一种法利赛主义，感谢上帝让我们优于那些已经进入荣耀的圣徒，并且自满地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的成就比他们的成就大得多。我们可以正确地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做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不仅承认我们自己的缺点，也承认我们父亲的缺点。当但以理在他那个美丽的祷告中作了伟大的认罪时，他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宗都犯了罪。”只有在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之后，我们才能承认我们父亲的罪。思考死去的圣徒的高贵，以及我们如何最忠实地履行他们在上帝之下托付给我们的信任，是一种更有益身

心的锻炼。

让我们不要因为没有传教士从他们中间出去到异教徒中间宣教而严厉地责备我们的祖先。放眼世界，没有一块土地未被同胞的迫害污染，没有一条河流未被烈士的鲜血染污；他们记得，几个世纪以来，当他们在罗马的地下墓穴中战战兢兢，或躺在森林中的比他们的同胞更善良的野兽中时，他们需要尽最大努力让自己的人民得到布道；当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一片人民吹嘘自由的土地时，他们悲痛地发现他们没有自由。那些为自己争取自由的人将浸信会教徒驱赶到荒野中，使他们遭受致残、殴打和流血。

想想那个把约翰·班扬关进贝德福德监狱，在波士顿下议院鞭打奥巴迪亚·霍姆斯，把詹姆斯·爱尔兰关在弗吉尼亚州卡尔佩珀的政府，会允许浸信会组织起来向异教徒传福音吗？让我们记住，距离迫害停止才不到一个世纪，从而浸信会传教组织协会成为可能。当我想到浸信会教徒所遭受的一切苦难时，我毫不奇怪，当那妇人在一千七百年中第一次在荒野中为她疲惫的双脚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并把她真诚的儿女聚集在她身边时，没有人骚扰或让他们害怕，她满足于简单地休息，“世界遗忘，被世界遗忘。”——TT Eaton, DD, 美南浸信会大会前，1893 年。

第五章

宣教与反宣教的冲突

一个有启发性的故事。浸信会内部之间宣教与反宣教之争的故事是一份引人入胜的人类文献。这是好人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双方都是主的子民。无论我

们多么认为经常表现精明的反宣教主角是不诚实或故意无知的，我们应该记住跟随他的人既不是不诚实也不是故意无知，他也不总是这样。他们是好人，但对天国的事一无所知。他们不一定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而是不顺从圣经要求我们在属肉体的事上简单，在属灵的事上聪明。如果我们没有享受到更好的机会，他们对属灵王国的事情并不比我们中的许多人更无知。

关于反宣教的最严重的事实。严肃的一点事实是，我们相信宣教使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传教士，但还没有意识到我们肩负的责任，即教导我们未受过教育的弟兄，当有人向他提出一种既符合偏见和贪婪又反对世俗的布道时，使他不要被绊倒。

争战的年代。在 1816 年至 1845 年期间，传教士与反传教士之间的冲突争战已经打响；最终，传教士部队取得了胜利，因为他们为我们建立的当时的美南浸信会大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里程碑，尽管活跃的冲突在几年前就结束了。少数人赢得了这一天，因为上帝站在少数人一边，站在对弟兄们的合作和信仰的一边，站在对人的爱以至于要将福音传给他们的一边，站在服事团契的一边。而那些反宣教的人们，尤其是在冲突的早期，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反对所有这些事情。他们通常是真正的基督徒，但他们不知道上帝对他的子民的伟大目的是什么。

1845 年美南浸信会成立时，实际上是在整个南方，为我们的属灵身体、教会，设立了一块在人与上帝之间作见证的石头；他们将在所有服事和赢得世界的道路中跟随主，主应该领导他们。

在每个较早的州，浸信会军团已经在细节上赢得了这场战斗。他们是这场冲突的首当其冲的人。但他们于 1845 年来到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并联合宣布为浸信会王国日。让我们小心翼翼地深入到以前的山谷，在那里，强大的

力量在宣教和反宣教、教育（主日学）和反教育、组织（浸信会教会协会）和反组织之间展开了冲突争战。在冲突中，这三个对象经常合在一起。

冲突争战的起因。通过贾德森转变为浸信会观点以及三年一度的浸信会大会在南方开展的后续活动，南方支持宣教的政党结盟的机会成为了新的重点，特别是外国传教士代理人引起对外国宣教使团的兴趣。另一方面，反对宣教的原因更深。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民主的极端过分强调，以及极端过分的加尔文主义。除此之外，由于人民的乡土主义，以及宣教新思想的主要倡导者来自外部、或者来自当地更杰出的人，他们往往与人民的普通民众没有什么密切联系，这一事实使得反对派的力量大大加强。

宣教新想法不可避免地会激起人民群众的反对，直到他们看到这些想法是由他们自己知名和信任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著名的陌生人体现和提出的；他们只是通过在他们的一次集会上的某个重要场合听到他的讲道才知道的。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当传播知识的手段要多出许多倍时，这种反对情绪在我们教会中也常常伴随着新思想的传播。

不利的是，主要的关于国外传教士的宣传，对人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几乎是抽象的，当时几乎没有宗教文件，几乎没有邮政设施，相当一部分教会成员不会读写。尽管如此，令人欣慰的是，这个新的更大的想法在这么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启航，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些为救恩和看到别人得救而欢欣鼓舞，甚至热心传播福音的人，发现自己对向异教国家传福音的新举措表示怀疑，这并不奇怪；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从未听说过那些异教国家。他们忙于满足当地丰富的需求，这种幸福的专注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与其他需求的感知隔离开来。为了公正对待这些早期的浸信会教徒，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想批评他们。

也许最让我们的浸信会教父们着迷的想法是民主。浸信会教徒常常过分强调民主，今天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学到了很多我们的父辈们没有、也不能知道的关于民主如何通过组织合作并保护自己的知识。那些早期的浸信会教徒没有显明可以在维护民主的同时，增加合作组织的兄弟情谊和效率。但他们对世俗和教会组织如何变得压迫和邪恶有着永生难忘的经历。因此他们极端珍惜民主、强调民主。我们为此向他们致敬。告诫现在的浸信会教堂是很恰当的，因为它有时回避加入地区教会协会这样简单的事情，唯恐那个协会组织干涉了它的自主权；但这在一百年前可不是什么戏言。

教会协会与民主。在查尔斯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关于浸信会协会的成立，也许没有比它们不以任何方式干涉地方教会自治的观点更常被阐明的了。不仅如此；这一要点，到处都是通过决议章程或组织法确定下来的。查尔斯顿协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维护和强调教会的独立性，并宣布限制其自身作为教会协会向每一个教会提供咨询和建议的权力。在这一点上，弗吉尼亚浸信会教堂可能比其他教堂更加谨慎，Semple 展示了他们的警戒态度，唯恐教会协会可能会超越他们每一个教会的监督权力和兄弟会职能。同样的民主热情使许多浸信会教会协会在以后犹豫是否加入州内大会或州际总协会。在肯塔基州，它挫败了第一个全州浸信会协会组织。在阿拉巴马州，它使这个新生的州协会机构处于焦虑和虚弱的状态，以至于十年后，在 1833 年的会议上，它总共只有四名代表。在田纳西州和马里兰州，它阻碍了一般性浸信会教会协会组织的成立，在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它在一段时间内限制了州机构的知名度和权力。

民主与宣教。那些南方的先驱传教士进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巡回传教工作。教会逐渐开始参与他们的工作并以资金支持工人、传道人。甚至通过各种协会合作组织，宣教的原则也在有效运作，尽管同时对教会独立性极度关注和强调。

然后是贾德森。这导致整个南方都呼吁协会加入合作支持前往印度的宣教使命。这就像告诉一个刚刚学会拼写“baker”的人，他必须立即开始拼写“incomprehensibility”这样长的单词。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教义。我们钦佩那些早期传教士的真诚倡导，但是如果我们质疑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冲突结束之前表现出的机智和政治家风度，我们可能会被原谅。例如，在肯塔基州，不是耐心地与真正掌握传福音资源的选民打交道、而认识到外国传教士只是其中的一个扩展，一些热心者比南方任何其他人都更快，成立了独立于南方浸信会教会之外的宣教协会教堂。这似乎是在肯塔基州导致引发反传教运动的第一件事。

好人怕集权。约翰利兰是一位优秀而伟大的传教士，他本人多年来一直是弗吉尼亚的充满圣洁热情和不懈努力的传教士，并且是一位无疑具有智慧的人；他对拟议中的外国传教组织表示不满，唯恐它们会导致致命的权力集中化。在马萨诸塞州浸信会传教士协会的支持下，他拒绝参加外国传教组织的巡回演讲，并于 1826 年写信给一位朋友：“传教士朋友和努力的新秩序会做什么，我不能说；当有很多资金的时候，人是否有足够的善良而可以不变得懒惰和傲慢，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以素菜为生的被俘以色列人比在巴比伦王国以皇家肉和酒为生的庸俗祭司更强壮、更胖，而且在谋略上要好十倍【译者注：引述《但以理书》中关于但以理等少年人的成长故事】。”

很少有比肯塔基州的约翰·泰勒更高贵的边疆传教士了。他曾挨家挨户、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传福音，但新的宣教协会让约翰·泰勒感到害怕。斯宾塞博士引用他的话说：“我认为那些伟人正在接近贵族制，目的是削弱浸信会共和政体的基础。”在阿拉巴马州，“俱乐部斧头”戴维斯牧师，他的绰号是由他自己创造的，是一个巡回传教士，他从不放过自己地区或边境地区的罪人，并通过他的布道使许多灵魂归向基督。但他同时坚

决反对合作传教努力。在每个州都有这样的人。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保存更多他们的记录。他们后来成为反宣教领导者；当时他们认为这样的反对是一个很正确的政治举措。

极端加尔文主义。极端加尔文主义导致一些浸信会教徒早期反对宣教。卫理公会教徒到处宣扬靠行为得救。趋势是将浸信会教徒推向预定论的另一个极端。不少浸信会教父认为将福音传给异教国家是对上帝神圣特权与安排的干涉。难怪，试图压制威廉凯里的英国大传教士也是如此认为。Saluda 协会于 1836 年在南卡罗来纳州安德森县的 Flat Rock 教堂举行会议。星期天早上，8 月 1 日，桑福德·范迪弗牧师在看台上宣讲“慈善布道”。他呼吁捐款帮助出版贾德森翻译的缅甸圣经。当他口若悬河、充满灵感时，一位高大瘦长的反宣教的牧师和十几个其他牧师一起离开了看台上的座位，戴上帽子，拿起马鞍袋，将马鞍袋甩在手臂上，离开会场。在听众的外围，一位兄弟向他致敬：“为什么离开？”。他回答：“只要桑福德在讲向外邦人传救恩，我就再也不会听这样的传教士讲道了。”

当战斗是“好的”。战斗总是人类罪恶和软弱的证据。但有时好人应该而且必须战斗。BF Riley 博士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浸信会教徒时说：“他们大胆进取的精神首先来自弗吉尼亚浸信会对国家教会表现出的抵抗。其次，他们觉得自己是对的，并且由于其他宗教主角，特别是卫理公会教徒的不断攻击而加剧（他们和浸信会一样具有先驱条件下的好辩精神）。”从 18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前开始，到 1825 年在一些地方冲突愈演愈烈，在接下来的 10 到 15 年里在其他地方冲突也加剧；传教团和反传教团之间的冲突并非没有太多的痛苦和偏见。偏见主要是在反传教士的人群中间，而怨恨几乎完全是如此。但应该说宣教士所做的一切在主面前不都是完全的。他们在宣教这个大问题上是正确的，而且在与明显缺乏节制的对手打交道时，他们经常表现出值得称道的节制。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有更多的耐心和忍耐，

更多地了解克制的技巧，他们本可以赢得许多被迫公开反对他们的人。但他们不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如此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生活几乎完全是拓荒者和当地人，不能在一夜之间在传教工作中取得比以往更进一步的进展。之后的五十年之内，整个状态都进步了；在那段时间里，它的进步是惊人的。

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曾是长老会教徒，但他离开了他们，创立了自己的新教派，这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大约在 1823 年，他加入了浸信会。如果坎贝尔先生组织他的邪教组织的具体目的是抓住当时落后的浸信会，他几乎不可能做得更好。他们相信圣经的洗礼是服从的行为。坎贝尔先生走得更远；洗礼对于得救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喜欢争论圣经的教导。坎贝尔先生更是如此。他们极端强调民主；坎贝尔先生变得更加极端，展示了宣教协会、理事会等将如何奴役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他们认为圣经是唯一的信仰准则；坎贝尔想出了新颖而壮观的方法来说服他们，他确实是这一教义的唯一原创、坚定的信徒。他们中绝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人不相信宣教使命。他们是对的，坎贝尔先生断言。他相信“圣经宣教”，但不相信“社会宣教”。他宣称，这笔钱被用来纵容放纵和懒惰的传教士。他想，关于宣教工作，他必须找到圣经记载保罗的启示的答案。所以他说保罗有行神迹的恩赐，圣经中没有记载宣教工作没有神迹的能力。我们没有神迹的能力，所以告别宣教。

随之而来的挫折。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即美国相当庞大且受人尊敬的宗教团体的起源来自上一段中指出的此类争论。但这些争论，以敏锐的方式坚持下去，是美南浸信会中宣教发展的最强大的威慑力量之一。肯塔基浸信会被坎贝尔的错误观点撕裂和分裂。反宣教的观点像风前火一样蔓延开来。多年后，只有在摆脱最极端的反传教派之后，肯塔基浸信会才再次推进他们的建设性计划。坎贝尔主义感染还在田纳西州和阿拉巴马州造成了可悲的破坏。它在较小程度上阻碍了所有其他南部各州的宣教进

展。

宣教胜利。大约在 1840 年之后，反传教的鼓动不再能够对浸信会教会协会组织造成任何重大伤害，这些组织已经转向服务与宣教。许多以前反对有组织的合作来拯救人类的人，后来发现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从此以后，反传教运动的领导者将只由知识匮乏的好人和一些并非无知的肆无忌惮的人组成。相互交流和合作的时代，逐渐蚕食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领地。这个国家正在向前发展，浸信会与土地开拓先锋者并驾齐驱，表明宗教民主可以有效地发展，尽管它必须经历启蒙或克服所有的无知和怀疑。

为迟到的弟兄们祈求。1916 年，南方可能有 200,000 名浸信会教徒，他们以原始、顽固或自由意志浸信会的名义，坦率地反对宣教。除此之外，我们美南浸信会的统计数据中还有数百个教堂，这些教堂在信仰上是非常反传教的！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表明我们爱他们并愿意帮助他们，我们就能赢得他们。实际上，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足够的差异来证明我们的自满。他们说他们不相信宣教，并且始终不给宣教任何支持。我们说我们确实相信宣教，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我们在南方大会中为各种宣教平均每名成员支付 60 美分。我们和反传教的兄弟之间的实际区别只是每个会员每月五分钱的差别！我们庞大的组织和我们的教会在原则和教义上致力于传教，这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我们实际平均个人捐献的微不足道很可能使我们自惭形秽。山湾或松树林中的小型反传教教堂有一些东西应该特别吸引我们的爱和帮助。他们和我们共同拥有许多宝贵的信念；在我们确实存在分歧的主要问题，我们的分歧并没有达到我们应有的程度。

他是如何赢得他们的。反宣教教会常常被那些有机智和神圣智慧的人所赢得。现任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资深州务卿 TM Bailey 博士在阿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服事中赢得了许多这样的教会，其他很多州务卿也是如此。

国内宣教委员会的山地宣教学校的负责人阿尔伯特·E·布朗博士的故事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意义。两年前，当布朗博士在田纳西州的大烟山旅行时，他发现一个顽固反传教的浸信会教堂正在一个地方举行一系列的敬拜服事。布朗决定出席他们的敬拜集会。当他进入房间时，讲道正在进行中。他在后排坐下。他立刻发现他的存在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他们认为他是长老会传教士。该教堂的牧师长篇大论地讲道；这位老牧师通过巧妙地抨击教义，以启迪所谓的长老会传教士。讲完之后，老牧师带领聚会接近尾声，他说：“如果所有人都头脑清醒，我们就会被解散。”于是布朗博士站起来说：“兄弟，所有人的头脑都不清醒，如果你没有异议，我想表态。”布朗弟兄走到讲台上，告诉他们他的名字，他住的地方，然后继续说道：“弟兄们，我是浸信会教徒，你们也是浸信会教徒。因此，你们是我的亲人。我们可能不会在所有事情上都看到相同的东西，但是，作为浸信会教徒，我是你的兄弟。而且，我是登山者，你们也是登山者，这使我们更亲近了。”然后他继续告诉他们，他正在为山区男孩和女孩建造学校。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和高兴。老牧师请布朗博士在那天下午为他们布道，他同意了。

那天下午，布朗博士就宣教、主日学、教育和教牧支持进行了布道，他的做法很机智，没有引起不必要的对抗。主任牧师说：“弟兄，明天人很多，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道？”所以在周日早上，布朗博士再次宣讲宣教、主日学、教育和牧灵支持。当他讲完后，该教堂的老牧师对大家说道：“弟兄们，正如你们所见，布朗是一名浸信会教徒，但不是我们这种浸信会教徒。他已经从圣经中向我们证明了他今天所说的一切【因为布朗博士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每一个论点的圣经经文章节】，我们无法绕过它，因为他是从圣经中得到的；并且弟兄们，我赞成他所说的”。当时另一个弟兄站起来说：“下个星期天早上我们会在这里开会，建立一所主日学。”一个理解和热爱人们的人采取的一种巧妙的方法使教会和社区走上了上升的道路，并将教会从顽固反传教

转变为传教士浸信会。在整个南方有成百上千的机会提供类似的服事，浸信会教徒不能忽视这些机会，但我们却正在忽视这些机会。

第六章

非凡成就

圣经教导宣教。我们有义务教导我们的顽固反传教的兄弟吗？

非凡的成就。上个世纪在南方浸信会中建立了一个高效且清晰的教派组织系统，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要记住，没有任何圣经教导直接命令这些组织。服务组织的萌芽可能在早期教会中被发现，但它并没有明确地吸引我们的先驱教父。害怕集权化，除了在弗吉尼亚，几乎没有任何合作努力的经验，受到所有时代共有的保守主义和丰富的个人主义的束缚，这是他们自己的信仰和时代的典型产物，但这些早期的浸信会教徒向前迈进了，走向有组织的教派生活，仿佛被某种超出他们自己理解的内在需要所吸引。当地教会的独立性是他们的口号。也许十分之九的人对州大会漠不关心，而许多人则认为这是一项危险的创新，甚至对教会协会也或多或少持怀疑态度。然而，浸信会教会协会在每个州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 19 世纪第二个十年末，州大会和总协会的日子已经来临。研究我们的人民从 1800 年的个人主义和民主到 1916 年影响深远的有组织的生活的发展，不能不让研究者相信上帝的手已经把他们带到了今天的先进效率状态。上帝和他们自己的良知和丰富的基督教团契精神促使美南浸信会成立了他们的教派组织。

州机构的中心地位。在他们的教派生活中，美南浸信会的州机构是中心。组

织地区教会协会的主要想法是团契，但导致州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服事。州大会或协会首先考虑到自己州的内部需要，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偏远的地区，并迅速将对整个失落世界的关注写入其宪法章程，除非它认为这一声明会冒犯一些大会希望赢得的、无法估量的蜂拥而至的反传教者。与区公会联谊互鉴是显著的组织力量，尽管出于这种团契的敬虔性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宣教使命和服务。州大会机构是我们南方浸信会合作组织计划的核心，因为它领导着教会的持续力量，它服务于教会的共同需求和目的。美南浸信会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们的州际总会委员会和他们的事工。但这些机构对美南浸信会来说都不像 17 个州大会机构那样重要。这些机构作为代表浸信会教会机构的总体重要性，超过包含 900 个地区协会和 24,500 个教会的州际协会。美南浸信会联合起来进行基督王国合作服务，在这其中，州大会占据了一个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位置。

合乎逻辑的演变。从逻辑上讲，在浸信会教会合作组织的演变过程中，地区协会应该排在第一位，然后是州协会或大会。这就是发生在南方的事情。在每个州，浸信会教会之间团契的一般组织都伴随着许多协会的形成。对州组织的呼吁也通过地区协会表达出来，尽管并非所有协会都参与了呼吁。从逻辑上讲，宗派的州际总公约应该通过已经达到一定稳定程度的州机构发起。这就是美南浸信会成立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在其组织成立之时，南方有十个州大会的浸信会团体，年龄从六岁到二十四岁不等。1814 年组织的三年一度的大会时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该机构组织为全国浸信会大会，但其成员来自各种来源，主要是在各自财政基础上。组织三年一度的大会时，美国只有三个州的州内浸信会大会。它与我们广大的浸信会教堂之间没有可靠的教育和鼓舞人心的中介联接。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三年一度的大会失败了。它与分散在各地的浸信会教会相去甚远，无法充分服务和诠释他们的精神，也无法根据他们的需要和局限性进行自我调整。

州和南方公约。美南浸信会已成为一个强大的机构，拥有强大的、建设性的、深远的拯救机构；但如果没有一个称职和充满活力的州大会组织在每个州的存在和领导，它就不可能完成它现在所做的工作的一半、或做得这么好。因此，模式是这样的：其州内传教委员会在其整个历史中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
通过教会合作援助来帮助新的和弱的州机构增强力量、并充分了解其州领土内的宣教需求。州大会自治（即，具有相对于州际总会的独立性）在美南浸信会中显得尤为突出。这是我们教会之间团契生活的一个历史性的和不可避免的特征。它带来的好处远远多于伤害；随着我们的教会机构在合作经验中的成长，它应该越来越了解如何消除相应的伤害。

州自治精神。与美国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相比，州自治在更大程度上表征并制约了美南浸信会作为传教团体的成长。即使是北方浸信会，尽管在寻求其有机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内在原则方面与我们一样，但似乎也没有像我们对州大会机构的自治那样重视。南方浸信会的州自治精神倾向于在他们共同致力于的基督王国服事方面相互进行有益的竞争，同时它赋予地方团体一种额外的责任感，并将其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州际协会可以证明它在南方充分而干练地工作的最大主张之一是展示它多年来在各州领土上提供的巨大建设性服务，其中每一个措施都在一些州大会机构的主要监督之下。始终令人满意的合作传教条款也值得州机构信赖；没有正确的判断和兄弟般的关心，无摩擦的合作就不可能存在。

维护教会的独立性。与地区协会一样，州大会必须学习到，地方教会的主权性（即，无论是地区协会，还是州大会协会，都不得侵犯各个教会本身的独立性）。地区协会应当在州大会协会机构成立时学习到功课，成为有用的中介和调解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经常如此，但并非总是如此。Lansing Burrows 博士在《浸信会教会如何合作》中说：“卫理公会、长老会等教会体系制定的法令虽然以温和亲切的方式实施，但对地方教会具有约束力。我

们的弟兄们在其他教派中观察到这种做法，并坚决反对这种模仿。”

对教会主权的高度重视有好处。早期浸信会教会协会对地方教会独立原则的高度重视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心血来潮。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的确，反传教势力加入了反对“中央集权”的情绪和呐喊，因为他们看到协会组织的失败就是无为主义的胜利。但支持传教工作的教会和协会也确实担心州大会机构组织会拥有未授权的权力并变得具有压迫性。1828年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无道理地指出了那一年在三年一度的大会上引起的争议（该大会由该机构接受政府的资金来教育切诺基印第安人），以此作为浸信会大会会做他们不该做的事情的证据。

今天美南浸信会坚信要维护教会主权，并且所有教派行动都应根据这一基本原则进行调整，原因之一是那些早期的教父们警惕地注视着每一个地区协会和每一个州大会，以确保它没有侵犯在地方教会主权之上。

这些地方教会权利捍卫者的一般程序模式是，让公约组织或协会先证明其清白（即，先表明它们无意侵犯地方教会主权），然后再加入它们；——这似乎有点不公平。如果所有的教会都这样做，那么协会组织工作的进展就会很慢。但是，这种不公平并没有超过所有人类合作行动可能伴随发展的程度，无论其目的有多崇高；而且毫无疑问，直到今天，他们一直保持警惕的态度，这使美南浸信会的有组织机构充满了：——彻底地尊重他们所寻求服务的地方教会机构的最高权威；例如，除了我们之外，地球上可能没有任何其他宗教公约或委员会机构，如此重视地方教会的独立性主权。

让我们为此感谢上帝，也感谢那些高尚的浸信会先驱。当您必须首先向几乎每个人强调他们自身的价值，然后才能做任何事情时，美好的理想就会慢慢实现。但这是主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浸信会方式。路的另一侧，是属灵的贵

族和等级制度（即，教会机构的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地方教会的主权不但得不到重视和尊重，反而会被其上级机构常常践踏）。

第一届州大会。组织建立州大会机构的冲动似乎几乎在同一时间袭击了所有旧州的美南浸信会。在美国，从第一个州大会组织的建立，到最后一个州大会组织的建立，只有 18 年的时间；当时的各州内教会协会已经足够先进，可以组织起来了。我们认识到，这些州的类似情况以及浸信会教徒在过去三十或四十年中在每个州迅速成长的事实，使他们几乎同时感到需要一个州大会协会组织。此外，第一个州组织为其他州组织树立榜样范式。南卡罗来纳州领先。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查尔斯顿、萨凡纳河和埃奇菲尔德协会的代表于 1821 年组织了浸信会州大会。该州内的其他四个浸信会协会没有派代表参加。萨鲁达协会，现在是一个强大的传教士团体组织，一两年后进来，但几乎立即撤退，担心州大会团体可能会胁迫地方教会。直到 1835 年，组成该机构的三个协会，以及查尔斯顿协会的一个子协会 Welch Neck，是其中唯一的协会。

佐治亚州。佐治亚州的浸信会教会大会协会于 1822 年组织起来。它在开始的时候规模较小，但它具有巨大的潜力。佐治亚州大会有大约 25,000 名协会中的浸信会教徒，仅包含来自佐治亚州和 Ocmulgee 两个协会的代表组织。发出组织呼吁的 Sarepta 在会议之前决定不需要参加大会。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组织机构受到许多浸信会教会团体的批评；九年后，Ocmulgee 在反组织、反传教的冲动下退出了公约，并在州大会协会外停留了大约半个世纪。州宣教委员会直到 1878 年才成立。

弗吉尼亚。弗吉尼亚浸信会于 1823 年在里士满（RICHMOND）组织了总协会。他们认识到，教会协会之间出于宗教自由和公共福利需要，有必要建立合作组织；但新的州大会机构聚集起来，更是为了教会的良心宣教事业。一开始，

只有 15 名代表出席；在蓝岭之外的海岸区域，有一些不高兴的反传教弟兄；但弗吉尼亚浸信会总协会在最严重时刻的冲突中经历过很多试炼，并且学会了自我克制。他们以从未消退的热情开始了总协会的工作。州宣教事业是新机构的首要关注点；两名高尚的巡回传教士立即被派往弗吉尼亚州与南卡罗来纳州的偏远县去进行宣教——JB 杰特和丹尼尔维特。

阿拉巴马州。阿拉巴马州浸信会也在 1823 年组织了他们的大会。“反传教”精神在州内、州外蔓延；该州还很年轻，并且受到先驱联邦的相应对待。大会勇敢地派出 15 名州传教士；他们作为福音巡回演讲者，进入偏远地区，传讲基督，对当时阿拉巴马州极端和无情的反传教人士的狂言不以为然。十年后，这些宗教合作努力的反对者实际上将州会议缩减为仅有四名代表。它悲惨的处境迫使这四人跪下祈祷；上帝听到了他们的祈祷。——大会开始发展壮大，一直发展到今天。它已经造福了数十万人；而那些曾经大声疾呼、反传教、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倡导者的精神后裔，到今天，只是散布在各个偏远角落的极少数未受教育的人。

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浸信会于 1830 年组织了他们的州大会。他们只是通过将北卡罗来纳浸信会慈善协会变成一个州大会而组织起来。该大会协会一直是一个州内协会间的组织，用于团契、相互启迪和宣教。北卡罗来纳州的主要整合力量是州宣教使团。新公约坦率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反传教的反对派。托马斯·梅雷迪思 (Thomas Meredith) 是其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之一，他被委任，为州浸信会写一封通函。在这篇通函文章中，梅雷迪思告诉反传教人士，他们的州大会公会既不轻视他们也不惧怕他们，而是将他们视为兄弟。“我们对失去你们的服务深表遗憾，”他说，“但你们不能伤害我们，也不能阻止我们计划的实现。”这是一个坦率但并非刻薄的声明。（本书作者还没有找到与早期浸信会关于宣教的冲突有关的，比这更令人钦佩的颁布通函）。托马斯·梅雷迪思 (Thomas Meredith) 早年发表的无畏、但富有同

情心的言论，是时至今日仍代表了“柏油脚跟浸信会”（Tar Heel Baptists）的精神。如果其他一些州面对反对者，不仅有着他们都表现出的仁慈、而且坦诚无畏的态度，那么，他们无疑会更彻底、更迅速地赢得那些反对者。

肯塔基州。肯塔基州于 1832 年组织了一次州大会。当时，粗鲁但有天赋的丹尼尔帕克，以及精明和肆无忌惮的亚历山大·坎贝尔，代表了反传教人士的主要势力；他们反对州大会的一切理念；州大会只能希望通过不给“敌人”一个责骂的机会来取得成功。不幸的是，州大会为不同的地区采取了“帮助传教士”的计划；这些措施在那些反对者眼中看起来，就像英国国教、圣公会主教立场一样；那些顽固的反对者们认为，这侵犯了地方教会的神圣主权。因此，州大会一年比一年衰弱，并于 1835 年消亡。但到了 1837 年，在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总会重新成立。新机构宣布，把在肯塔基州促进上帝的事业作为其特殊业务；这暂时让反对者只能猜测其进一步的传教计划可能是什么。后来的事实显明，新机构比大多数机构更具传教士精神。它与反对者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战斗，并以非凡的技巧和智慧赢得了胜利。它不仅发展了合作宣教的精神、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使大多数教会免于陷入精明的坎贝尔辛勤地编织并设下的罗网中。

田纳西州。田纳西州于 1833 年组织起来。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之间有近 300 英里的边界国家，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跨山区先驱移民的孩子，因此有很多共同点。肯塔基浸信会起初发展得更快，他们通过派遣传教士帮助田纳西州。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的伤害和反传教运动使他们在相似的条件共同遭受了苦难。由于条件不同，加上州内的东、中、西的十个协会区域彼此距离不近，州大会只开了一两年。但在州内部，每个地区都组织了各个区域的分会。在 1874 年之前，这些一直发挥着有用的作用；当时田纳西州的中部和西部以及一些东田纳西州的教会参与，形成了现在的州会议。田纳西州的地形使浸信会的有效组织变得更加困难，其他条件也受到阻

碍，但今天的州大会组织在有效性和团结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密苏里州。密苏里浸信会于 1836 年组织了一个总会。密苏里的浸信会教徒主要来自肯塔基、田纳西和其他南方各州，早期的浸信会主要从南方获得他们的问题和观点。坎贝尔主义的不良影响和反传教运动的粗鲁影响也波及到密苏里州。1834 年，坚定信仰的浸信会信徒毫不畏惧地开始对州大会协会组织产生初步的想法，并在两年后实现了它。密苏里州浸信会组织与其他州的组织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与北方和南方浸信会公约都进行了合作，这是为满足其身体内部条件而做出的妥协。

马里兰州。马里兰浸信会于 1836 年组织了马里兰联合会。多年前，在 1793 年，巴尔的摩协会已经组织起来，并做了一些出色的宣教工作，但在 1836 年，反传教势力控制了它；建设性的因素因而退出，并组织了 Union Baptist Association（联合浸信会协会），此后一直是效率更高的机构，作为州的临时浸信会团体。马里兰浸信会在整个历史上人数很少；在这个天主教和卫理公会宗教人数很多的州，浸信会的人均宣教事工比其他任何南方州都多。

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为密西西比州的许多早期浸信会发展提供了场所。在浸信会组织成立前的时期，天主教徒受到了一些迫害。但早期的密西西比浸信会教徒似乎比任何其他较早的州都更少受到反宣教鼓动的影响，甚至可能比弗吉尼亚州或南卡罗来纳州更少。不过，他们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反传教势力的影响。在成立州大会组织之前，这些密西西比州的浸信会地方协会主要在路易斯安那州开展基本宣教工作，并已采取措施在该州开展宗教教育。密西西比州大会在其本州领土上传福音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并稳步发展成为美南浸信会大会的建设性力量。它成立于 1836 年。

组建南方公约的力量。这完成了在南方浸信会大会组织之前在南方组织的州浸信会团体的数量。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州大会于 1848 年成立，佛罗里达州于 1854 年成立，俄克拉荷马州、伊利诺伊州和新墨西哥州随后成立。这些州大会组织，凭借其内部传教发展和他们在教派增长方式方法方面的经验，在公开反对、或冷漠和不情愿的冲突之中发展，——使美南浸信会成为可能。当它在该机构的第一次会议上发生时，只有 60 名代表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这两个州以外的地方，而这两个州派出了 262 人；但大会的元老们并不感到沮丧。这主要是由于缺乏旅行设施造成的。

州内宣教事业先行。各州大会协会机构的首要工作是州内宣教使团，但不排除在外国或美国其他地区的宣教使团事工。他们觉得当务之急是在他们自己的边界内建立锡安的事工，并发展一个能够超越自己的浸信会团体。他们是对的。如果他们把重点放在其他地方，他们就不可能在克服组织混乱的力量方面取得如此一致的成功；这种混乱力量几乎在每个州都被逐渐消除。除了传福音的热情外，每个州都早早表达了对牧师和普通信徒的教派教育的关注。与州宣教使命教育一起，各地区都享有成为主要整合力量的独特之处。这个故事很宏大，即使是在本书这些页面中的缩影也无法充分概括阐述。然而，精神上的基督教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重要使命。

第七章

教育机构的使命工作

巨大价值的服务。南方浸信会的主要各州机构是州宣教委员会和国内宣教委员会；他们的明确任务是向人们传福音和建立教会。然而，还有其他机构为

教派和南方传教服务提供了巨大价值。即使是对这些机构的服务进行充分的鸟瞰，也需要本书一半的篇幅。本章将仅着手简要介绍这些机构所提供的不可估量的建设性服务，即：教育机构、主日学校董事会、妇女传教联盟和宗派出版社。

基督教教育与宣教的亲缘关系。由宗派培育和指导的教育机构，与传教一样，进入了教父们的心目中。在大多数州会议的宪法章程中，浸信会教育机构的建立与传教士资源共享被列为组织宗旨的重点。除德克萨斯州外，没有一个州在州机构组织之前就开始运营浸信会学院，而且在浸信会教育机构开始运作之前，没有一个州在组织之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即，在那些州中，州大会协会组织的成立，很快就导致了浸信会学院的建立）。曾与反对宣教的同一批人而战（也为他们所惧怕），并始终受到传教友人的拥护，——浸信会的教育事业过去和现在仍然如此被视为宣教和宗派效率事工的孪生兄弟。

教育传道人。南方的浸信会教育努力，源于对受过教育的传道人事工的渴望，尽管它很快也开始了面向平信徒的宗教教育。1757年，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在查尔斯顿协会（Charleston Association）成立之前，首次在美南浸信会中倡导设立传教士教育基金。1788年，弗吉尼亚浸信会注意到需要建立一所学校，并最终在里士满（RICHMOND）成立浸信会学院。

理查德·弗曼和教育。理查德·弗曼（Richard Furman）是第一个让浸信会的人心转向教派教育重要性的人。他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浸信会教徒。1791年，他几乎完全自学成才，在南卡罗来纳州成为这项事业的热心的、不懈的领袖，而他担任牧师的旧第一教会则成为其主要支持者。二十六年后，作为三年一度的大会主席，他对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使全体成员激动不已；从那次大会中产生的影响使美国的浸信会教育运动站稳了脚跟。Luther Rice 被普遍认为是这个国家的浸信会教育的第一位伟大使

徒。他作为三年一度的大会的代表，也指出了促进传教事业和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如果说，理查德弗曼博士是美国浸信会教育运动的主要先驱，那么，该领导的全部功劳应该归功于他和美南浸信会。

英勇奉献。美南浸信会在福音传教事业中所发挥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也同样展现于美南浸信会在发展神学大学教育体系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里士满学院、维克森林学院、弗曼学院、美世学院、霍华德学院、密西西比学院、乔治敦学院、联合学院、贝勒学院和威廉朱厄尔学院，以及更早的机构，都是这些努力成果中的佼佼者。

为了什么目的？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宣教只是向失丧的灵魂传讲基督并带领他接受救主。这个概念是光荣而伟大的，但宣教使命的全部功能包含更多。有一个灵魂可以赢得，就有一个生命可以拯救和训练服事。比传福音的使命更复杂的是将基督徒的生活带入服事中。但这种更复杂的服事生活，是真正符合我们主的旨意。我们父辈中的伟大人物都看到了这一点；但这个想法超出了很多人的视野范围，而且很难让所有人都看到。

一百年后的今天，宗派教育的传教价值何在？——它给了我们一个受过教育的事工事业；没有它，浸信会就无法开始服务于南方或外国土地上巨大而困难的需要。它给了我们一个在基督王国事物上更加活跃和受过训练的平信徒集体。它给了我们成千上万个教会中的安静和平的领导团队、以及他们的建设性努力工作；没有它，我们执行的任何合作任务都不会成功地得到他们所提供的支持。特别是，基督教教育一直是教父们所信赖的，是国内外传教事业的左膀右臂。南方的浸信会教育机构已经证明投入其中的每一美元都是合理的；众教会的捐献资源都得到了充分、有效的使用。

主日学校董事会。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主日学校董事会从 1892 年的小团体

发展成为拥有总资产 650,000 美元和年收入 400,000 美元的大型出版社。这是美南浸信会对主日学校的关注的结果。这种关注以各种方式和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自美南浸信会大会成立以来，主日学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 这项努力的历史，主要是宣教史。

在 1892 年之前的几年里，主日学教材的出版事业都掌握在国内宣教委员会手中。就今天这个伟大的宗教事业而言，它不仅是一个通过“教导一切事物”的工作进行密集宣教的工厂；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传教机构，可以帮助向迷失者传福音，和开发教会的最新资源。它包括可以公平地归类为宣教的各种工作；直到 1915 年，主日学董事会已经为宣教工作贡献了超过 600,000 美元。

请注意主日学委员会每年在南方主日学校举办的特殊传教日，以及它在每周星期日出版的主日学校论文。此外，它还向外国、国内和州委员会的宣教工作提供大量现金捐赠。1915 年，这些捐赠款项总计 17,000 美元。

主日学教师培训。南方浸信会主日学委员会在其主日学教育部门方面领先于美国任何类似的教派机构。除了维持在整个南方开展教师培训机构的 10 名现场专家工作人员外，委员会还参与支持 15 名州主日学传教士或书记；他们的活动与委员会自己的工作有些相似。这是高度密集型的教育性任务事工，其价值无法计算。这对我们未来对南方浸信会的教派影响的效率和规模意义重大。不仅如此；这些专家们正在做一项具有巨大价值的工作，就是教导年轻人信仰的教义。尽管这项服务相当宝贵，但它无法满足大量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没有触及 20,000 座农村浸信会教堂的庞大群众；这些教堂可能比城镇和城市教堂更需要它。

妇女传教联盟。本书无意讨论南方浸信会在其他国家人民中的传教工作，尽

管它对外国传教士给予了最衷心的认可与资金支持；它对南方教派的工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也在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妇女传教联盟服务于国内和国外的传教士，对这两种事业都有很大的价值。

美南浸信会妇女安静和谦虚，她们的工作伟大而幸福。美南浸信会的妇女还在教会中发展了大约 8,000 个宣教社团。这些宣教社团通过各州大会协会机构以及州际大会协会运作，分别辅助州会议和整个南方公约大会。1915 年，南方浸信会向各项事工捐助的总额为 925,000 美元，而南方浸信会各教会的妇女传教联盟协会向国内和外国传教士捐助了 283,500 美元。也就是说，她们为这两个目标奉献了教会集体所奉献的全部金额的百分之三十。同时，她们为州宣教使命和路易斯维尔的培训学校以及其他项目都做出了贡献。

教育使命。或许没有比妇女传教联盟的记录更能证明教育或密集宣教的价值的了。汇集捐款对她们来说只是小事；她们的更一般工作是传递信息。她们社团的常规计划是有关某些宣教领域或需要的教育计划。这些教育计划，在 24,500 座教堂中的 8,000 座教堂中静悄悄地被浸信会妇女团体所采用，产生了美南浸信会对国内和国外宣教的全部贡献的百分之三十！

新闻出版事业是传教士的力量。美南浸信会的宗派报刊发挥了巨大的传教影响。它通过信息和呼吁以及支持基督王国的每一项建设性工作和兄弟会的合作努力来做到这一点。浸信会报纸与州组织、传教士和基督教教育一起在南方出现。它属于同一组织；没有它，所有其他方面的力量都会大大减小。我们人民对宣教的兴趣和其他宗派的努力对增加我们报纸的发行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些报纸肯定会全额回报在增加传教信息和他们传递的志向方面所获得的利益。

报纸是必不可少的媒介，通过它可以形成和传播教派的合作理念，弟兄们可

以通过它就基督王国的发展提出建议，并激发落后者和不知情者的兴趣和理解。它打破误解，为弟兄们的团契提供表达的媒介，赢得皈依使命和进步，并保护粗心的人免受错误教导的逆流影响。宗派媒体对于南方浸信会维持建设性和胜利的传教计划是绝对必要的。事实是，如果拥有报纸，报纸几乎总是对教派的机构有帮助。

这里提出的请求是浸信会，无论是作为个人、教会、协会还是大会，都应该比他们目前所做的更好地坚持他们的报纸经营。有时报纸经营困难，无法提供最好的服务。需要的不是批评，而是鼓励和帮助。在南方，大约五分之一的浸信会家庭收到所在州的教派文件。我们所有宣教工作的未来，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教团体对社会的合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派报章文件的加强，和有效地将它们放入人们的家中。我们的大会应该重视这个事实，并以一种能激励弟兄们的方式来做它，就好像它是新的事业一样。若一个牧师和一个教会认为在人们面前有效地放置浸信会报纸是一件太小的事情；那么他们已经失去了作为浸信会的一些团体忠诚度，一些与他们所属的伟大属灵团体的团契。让浸信会教会接受教派报纸：相信自己，它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第八章

发展和破坏

二十年反高潮。1845年，南方浸信会完成了他们教派组织的框架工作。多年来，州组织一直在旧州运作，积累了经验和力量。建立他们的弟兄们于1845年聚集在一起，为整个南方制定了一个通用组织。他们以非凡的智慧和技巧

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他们在州机构和三年一度的州际大会中的经验以及组织天才的成果；浸信会的个人主义无法阻止。接下来的 16 年是浸信会传教和教育活动蓬勃发展的时期。然后是南北战争。随后四年的士气低落和破坏接踵而至，它席卷了南方的机构和财产，并使每项宗教活动几乎陷入停顿。那是一段反高潮时期。它以充满希望的成长开始，以荒凉结束。

统计数字。到这一时期开始时，南方已经摆脱了足智多谋但不成熟的先驱生活的习惯，并发展了适合民主文明需要的公民和宗教机构。1845 年人口约为 7,325,000，其中 4,525,000 人是白人，2,800,000 人是黑人奴隶。1860 年这一数字增加到 12,000,000，其中 8,000,000 是白人，4,000,000 是黑人。1845 年，南方开始修建 2,000 英里的铁路。到 1860 年增长到 10,000 英里，然后停止增长并开始瓦解，直到 1865 年。1860 年南方的财产价值总计 68.87 亿美元，1870 年下降了 24.17 亿美元，即百分之三十五。除了经济崩溃，整个社会结构也被推翻。

奴隶制。奴隶制是这一时期南方生活的阴影，但作为一个阶级，南方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奴役同胞的人。大多数业主都是认真地对待他们对黑人男人和女人的责任的。这些人向奴隶开放他们的教堂，并教导他们基督宗教。虽然奴隶制度制约了南方这部分人的整个生活，但相对而言只有较小的一部分南方人口是奴隶主。

在 1860 年的 800 万白人中，只有 384,000 名奴隶主，其中 277,000 人拥有的奴隶少于 10 个，212,000 人拥有的奴隶少于 5 个。只有 10,780 人拥有 50 个奴隶或更多。许多奴隶主和他们的仆人一起在田间劳作。路易斯安那大学的 WL Fleming 教授，（摘自他在 Vol. V of *The South in the Building of the Nation*，这些数字被采用），宣布 1860 年南方有 6,000,000 名白人对奴隶劳动没有兴趣。据估计，在南方，白人从事的农活与黑人一样多，

而且几乎所有的技术劳动都是如此。

种植园主和白人农民。种植园主拥有或多或少的一千英亩土地，以及五十个或更多的奴隶。白人农民通常拥有一两百英亩土地，有时还有几个奴隶。白人农民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种植园主。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 WE Dodd 博士宣称，在南方历史的任何时期，十分之九的地主都是小业主，而不是种植园主。种植园主不到土地所有者的百分之十。他们基本上将对政府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小业主的政治活动通常仅限于投票。

浸信会力量。1845 年，南方有 350,000 名浸信会教徒，其中 125,000 人是黑人。1860 年，人数增加到 640,000，其中 34%（约 225,000）是黑人。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浸信会的主要力量来自广大的中产阶级，尽管他们的成员中包括每个州的一些富有的种植园主。浸信会教派向偏远地区较贫穷的白人阶层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长为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大约百分之九十的浸信会人口是农村人；他们在这些浸信会教徒中的比例比在任何其他基督教团体中都强大，尽管卫理公会教徒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分担了在乡下人中建立宗教信仰的工作和功劳，甚至到偏远的角落。在城市中，浸信会的进展性较小。城市的情况如此贫困，以至于浸信会内政部在这一时期帮助在南部的每个州首府建立了一个浸信会教堂（只有一个州除外）。

州宣教使命。在州机构的组织建立之后，该教派立即着手在几乎所有州建立一个认真的州宣教使命计划。明显的例外是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在这些州中，虽然州大会协会已经成功运作多年，但直到南北战争以后才成立州宣教委员会。南卡罗来纳州宣教委员会成立于 1867 年，佐治亚州宣教委员会成立于 1878 年，阿拉巴马州宣教委员会成立于 1875 年，密西西比州宣教委员会成立于 1873 年。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州

的教会协会没有开展任何宣教工作。例如，阿拉巴马州大会协会在组织建立后立即派出热心的传教士，并支持他们克服各种通过重大困难。然而，与其他州相比，这些州的宣教使团在这些州作为整合力量的作用可能并不突出。在这些州内，外国或国内传教士事工、或基督教教育、或所有这些事工，一起在最初的时候是他们的主要组织力量。在大多数州，州宣教委员会的发展是一个演变过程。传教工作立即着手进行；管理它的机构逐渐发展，以满足事工的需要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巡回传教士。这一时期见证了巡回传教士从巴普教传教活动计划中逝去。他在建立浸信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几乎完全是他栽种的。一种圣洁的不安似乎支配并激励着这些手拿圣经、在马道上旅行的使徒。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没有固定的牧区；他们几乎总是经常去传福音，更喜欢去没有定期宗教服务的定居点。

但是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当地教会有了自己的牧师，以及牧养和拯救迷路者的事工。巡回传教者和不少教会不欢迎这种变化。过去的这些领袖们心中充满了关于巡回传教士如何让荒野居民为新发现的信仰而欢呼的美好回忆；他们认为，要求传教士将他的全部时间仅用于三四个教会的想法，大多是世俗的智慧和自由的不当限制。但是，从1850年左右，弗吉尼亚州浸信会的书记，埃利森，以极大的耐心和机智赢得了教堂和为董事会服务的弟兄们，使得巡回传教士的工作转变为固定教会牧养的工作。没过多久，整个南方都发生了变化。

其他州机构组织。除佛罗里达州外，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所有州机构都是在1845年之前组织起来的。除了密苏里州之外，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所有州机构都是在1845年之后组织起来的。这里没有考虑南伊利诺伊州，它在退出北方浸信会后进入了南方浸信会团体；新墨西哥州在1911年从北方浸信会转

变为南方浸信会团体。较早的州组织提供了合作的信念和动力，从而创建了南方浸信会公约；以及南方大会通过其国内委员会承载了整个机构的精神和自由度来回报，以建立和壮大自 1845 年以来组织起来的州机构。这是浸信会内政部提供的最伟大和最有用的服务之一。得克萨斯、佛罗里达、阿肯色、俄克拉何马、路易斯安那和新墨西哥都对这一事实作出欢欣而感激的见证。

新领域。西南边疆的日子对当代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本书前文已经对于在较早的南方州的几乎被遗忘的边境时代进行了描述。因此，这里没有必要试图描述西南早期的生活。大体上，它与东方沿海各州在征服荒野的日子里发生的情况相似。不过，相比于东部领域的拓荒时代，个人能力和冒险精神的因素在西南领域拓荒时代可能更能体现出来。除去历史悠久的密苏里州之外，南方浸信会在西南地区事工的工作面积为 560,428 平方英里，比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所有南部各州面积大五分之一；后者的总面积为 437,783 平方英里。1850 年，西南地区人口只有 100 万，而面积达 458,000 平方英里；当时，比密西西比河东南部所有地区都大的得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人口只有 274,000 人。事实上，当时在俄克拉荷马州，除了印第安人和一些无法无天的白人外，没有其他居民。

西南增长。在南北战争的战前和战后的 15 年里，西南部的人口增长速度比旧州更快。除了密苏里州之外，到 1860 年，西南各州的人口增加到 1,841,000 人，到 1870 年增加到 2,122,000 人。尽管先驱条件不成熟和不稳定，西南部的浸信会再次证明他们在一个新的、崎岖不平的国家建立教会和建立基督教文明机构的能力。在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俄克拉荷马州和新墨西哥州，1851 年的浸信会人数是 15,000 人，这增加到 1860 年的 44,000 人，1875 年增加到 162,000 人。与旧州所面临的福音征服的、更困难的先驱条件相比，年轻的西南浸信会大部分从旧南方各州招募，——证明自己足够强大，可以成长，并使西南地区成为基督信仰能够统治人

们的心灵和生活的各州。

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浸信会于 1848 年组织了他们的州机构。第一次会议只有四个公约协会作为其成员。但是德州浸信会已经展示了消除分歧的强大能力。从一开始，这种团结精神似乎就占据了他们，JB Gambrell 博士将这种精神描述为浸信会派系精神的溶剂：忙于完成基督王国的伟大建设性任务，以至于忘记了一些分歧性小事。在西南浸信会的许多地区，在宣教和反宣教的冲突开始的日子里，比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州遭受的苦难要少。也许这在任何地方都不比得克萨斯更真实。有时会有反董事会的冲突，但反传教运动不会再大胆地作为浸信会中具有挑战性的主角站出来。从今以后，反传教人士只能在角落里和灌木丛中进行。在州机构成立前两年，国内传教士委员会进入德克萨斯州。教育和报纸的兴趣得到了直接和有效的考虑。从 1837 年的第一座教堂开始，浸信会在 1851 年发展到 125 间教会和 4,259 名成员，1860 年增长到 18,727 名成员。

路易斯安那州。路易斯安那浸信会于 1848 年组织了他们的州大会。他们主要是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低地州招募的。由于他们自己有特殊的困难需要克服，就像得克萨斯州一样，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反传教鼓动的影响。事实上，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这一说法，但值得怀疑的是，西南各州的浸信会教徒是否像老州一样，在建立的过程中，随着规模的增长而受到冲突之苦。路易斯安那州与西南部的姊妹州一样，早年通过国内宣教委员会从旧州获得传教士援助；传教士创建的教堂经常成为传教士教堂，继续拓展宣教事工。罗马天主教徒（由于法国移民传统）从一开始就在路易斯安那州拥有强大的控制力；该州浸信会的发展是在面对反对派及其误入歧途的追随者、以及浸信会牧师常受迫害的情况下实现的。年轻的浸信会在成立州机构以后，立即忙于在自己的州领土内外传教，并努力维持运作一所浸信会学校。

阿肯色州。与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一样，阿肯色州于 1848 年组织了州大会。19 世纪早期，浸信会从密苏里州进入阿肯色州；1820 年白河协会在该州东北部成立。到州机构成立时，州内部已经组织了六个其他浸信会教会协会。浸信会国内宣教委员会前来帮助教会，事业发展壮大。直到 1860 年到 1875 年之间，数量出现显著增长，在此期间从 11,000 人增长到 46,500 人，即 400% 的增长倍数。

阿肯色州浸信会在他们面前面临着艰难而漫长的反传教运动的冲突，比年轻的西南地区的任何其他州都多；也许不比更早的密西西比河东部的一些州更少。主要区别在于，阿肯色州浸信会在建立州组织后比任何其他州都在这场冲突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我们必须暂时转到较晚的时期，以观察在阿肯色州浸信会中发展出勇敢而献身的领导，足以像他们在其他州的弟兄们一样，为主和基督王国赢得反对反传教运动和反合作运动的胜利。

反传教运动的游击队仍在阿肯色州开火，就像他们多年前在旧州所做的那样（但现在他们做的事情更微弱）；在它在阿肯色州的最后一战中，就像在它以前的所有攻击中一样，反宣教派把时间花在与浸信会教派中那些进行宣教工作的合作组织的斗争上，而不是否认宣教的原则；但不幸的是，实际结果是一样的：不参与基督王国服事。今天的阿肯色州对浸信会而言，充满希望。这是一个伟大的州。它可能是南方最被低估的联邦州，但它的真正价值正在逐渐为人所知。

佛罗里达。为了保持时间顺序，我们离开了俄克拉荷马州和新墨西哥州这两个较年轻的浸信会团体；而我们在这里介绍佛罗里达浸信会；他们于 1854 年组织了他们的州大会。就像在路易斯安那州一样，在佛罗里达州，浸信会先驱们发现罗马天主教在掌权；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在属灵上贫困。佛罗里达州内协会成立于 1841 年或 1842 年。其他两个类似的组织紧随其后，然后

成立了州统一机构。国内宣教委员会在那里做宣教工作；在组织州大会之前，它在佛罗里达州呆了九年，主要是通过巡回布道；他们访问了许多社区和教堂。1851年有 2,600 名浸信会教徒。到 1860 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到 1875 年增长到 17,300 人。在后期，这个团体的传教力量和人数都在增长。

祈祷和原地踏步。1900年成立新墨西哥州浸信会，1906年成立俄克拉荷马州浸信会，1907年成立南伊利诺伊州浸信会；这些都属于南部浸信会发展的后期。就在南北战争前，南方浸信会经历了 16 年的辉煌成长和传教努力；接下来的四年，南方的一切都被摧毁了，除了它的信仰和勇气，以及它惊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韧性和足智多谋。在浸信会协会，老人们会面并祈祷，通过决议然后回家。年轻人在李将军率领的军队中。在各州大会上，情况大同小异。他们在上帝面前自卑，通过了关于战争的决议，为士兵提供传教工作和服务，然后回家。

辛辛苦苦筹集到的大学捐赠基金，就像八月阳光下的冰一样融化了。外国宣教使团的利益保持在一起，但甚至没有考虑增加。国内宣教几乎完全集中在支持军队传教士的任务上，这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完成的，并取得了蒙福的结果。国家宣教使团也大大减少了它的努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会对黑人任务给予一些关注。许多浸信会报纸暂停出版，而其他报纸则继续存在、但更接近财务破产的边缘。

浸信会的有组织的生活是为了满足内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并且付出了无尽而艰苦的努力；现在却停滞不前，他们建设性的制度生活正在他们眼前迅速瓦解。甚至南方的经济生活在南北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也不比宗教团体的合作传教活动所遭受的损失更大。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失去信心。逆境和悲

伤使人们降卑。他们无法在制度上为上帝建造；但他们确实把他奉为隐藏的内在者，并因此发现了一种丰富和勇气，可以加强南方，以应对等待着的几乎超人的重建考验。

第九章

制度和努力

民主以盛行的道德和智慧为先决条件；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就不能通过普选来保证良好的政府。民主源于宗教、重视品格和一般智慧。造物主从未打算让无知者和不道德者支配智慧和道德。因此，在天意之下，个人宗教学说是个人权利学说的先驱。基督教的经验是民主原则的先驱。

罗马宗教与民主不相容，而福音派宗教是它的灵感来源。复兴宗教就是复兴民主；人民宗教生活的深入，就是导致民主精神的高涨。

没有经过特别调和、以强制执行自由之责任的宗教，公民自由就不可能长久存在。自由走向泛滥，社会陷入混乱，而没有对正确使用自由的压倒性个人责任感。宗教是一种精神纽带，它将一个由独立个体组成的同质民族结合在一起。-James F. Love, DD 在《我们国家的使命》中。

过去五十年见证了密西西比河以西十几个新联邦州的建立。接下来的五十年将见证梅森和狄克逊线以南的十几个旧联邦州的重建。正如 19 世纪的史诗是西部的胜利，20 世纪的史诗将是南部的发展。-Clarence H. Poe, 在《世界的工作》中。

第十章

部分瘫痪和康复

重建。南北战争之后，重建时期在南方造成的情况如此糟糕，以至于如果战争本身持续到 1874 年，它几乎不会进一步阻碍民间和宗教机构的发展。在某些方面，重建比战争更糟糕。如果林肯还活着，重建就会比现在容易。

1865 年，几乎每个南方州都通过了第十三修正案。约翰逊在林肯之后成为总统，似乎渴望实现这位已故领导人的和平和政治家风范的目标；但真正的南方重建开始的日期至少推迟了 10 年。1867 年在国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党强加给已屈服的南方部分的措施，造成了混乱和无助，对延缓南方的恢复产生了明显而深远的影响。林肯和约翰逊的政策遭到拒绝。随之而来的是无原则的白人和无知的黑人在南部各州的狂欢立法，这对宗教、经济和社会进步来说是毁灭性的，完全令人沮丧。令人满意的是，北方并不像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政党那样任性，即使在胜利的时刻也是如此。正是北方那些安静、善良和明智的阶级最终帮助了南方。

在大多数州，在战后的几年里，浸信会协会的报告显示，虔诚度下降，寻欢作乐和世俗化程度增加；在这浸信会协会和大会中，弟兄们经常祈祷，现场调查，咨询有关需求，但他们几乎没有办法满足那些需求。

州宣教使命。在一些州，州宣教使团在战后立即表现出显著的增长，但由于 70 年代初的财政压力，许多事情都受到了阻碍。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特别

致力于当地的福音传播。在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大会的历史中，利文斯顿·约翰逊博士说：“1866年，各教会表现出我们以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志向和自我牺牲精神。捐款常常悄悄地、私下地交到州秘书手中，捐助者会心跳加速、眼睛流泪转身离去。”

不正当的重建计划迅速将南方推向破产的边缘，在某些方面，1870年的压力比1865年还要大。

资源贫乏。与此同时，各州大会计划并寻求维持各州的宣教使命；美南浸信会大会维持其组织并竭尽所能为国内外的宣教使命服务。1870年，教会为国内布道会筹集了22,500美元，为国外布道会筹集了22,000美元；1875年，捐赠金额为23,000美元和33,000美元；1885年为71,000美元和64,000美元。南方的浸信会很贫穷。他们拥有的每一所教育机构都非常需要财政援助。很多捐赠基金消失了，之前承诺的援助也因无力支付而失败。州宣教使命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勇敢的、有组织的机构的浸信会教派，致力于所有这些任务。尽管它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丰富资源，但它却用它手中所拥有的一点点资源创造了奇迹。年复一年，人们迫切地恳求足够有价值的资源，并为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哭泣。

他们被锡安的需要所感动，并希望看到她的围墙在四周筑起。

和谐与耐心。在所有那些年的祈祷和被推迟的希望中，没有听到绝望的声音，也许只有两个例外。其中之一是1879年在亚特兰大，在南方浸信会大会之前讨论了与北方浸信会联合的问题；另一个发生在三年后的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当时有人谈论废除国内宣教委员会。这两项提议都被迅速而果断地拒绝了。

综上所述，国内传教委员会和州传教委员会如此定期地、完美和谐地开展他们在南方的工作是非常了不起的。研究其他基督教团体及其国内传教机构的、一般和部门机构的经验，很难与美南浸信会宣教委员会的国内国外事工的良好理解和合作相提并论。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和谐并非绝对没有间断。在当前时期的之前和期间，一些州出现了将本州工作移交给浸信会州际内务委员会的问题，而另一些州则出现了自己做州工作而不与州际内政委员联合合作的问题。最终，在每一个案例中，更好的建议占了上风；州机构、和拯救南方的一般性州际机构都得到了维护，并被告知要和谐地彼此合作。

“机构”。多年来，“代理机构”一直是外国和国内宣教委员会年度报告中定期重复出现的细分，也是 whilom 圣经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的内容。这些机构由董事会聘用的一些传教士组成，他们巡回布道、以通过纪念的方式激发弟兄们纯洁的良心，特别是在对宣教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尽可能有力的演讲介绍后，为宣教委员会筹集资金。州际总委员会认为这些代理人是必要的，他们确实大大增加了募集资金。但总的来说，州机构似乎对代理人感到厌倦，有时他们不得不停止活动。战后，州际总委员会的严重困境再次将他们的想法转向外勤代理人员，以期望他们帮助他们为这项宣教工作提供资金。但贫困的州和必须满足的州内部需求的紧急呼声，使州际总委员会的代理人度过了一段不愉快的时光。汇集捐款的代理人的日子即将结束；而教育代理人、或密集传教士的日子，在大约三十年后才进入黎明时代。

帮助黑人。在整个共和国时期，南方的浸信会教徒对黑人的福音传播比任何其他基督教团体都要多。尽管其他人也提供了出色的服务，尤其是长老会和卫理公会。现在，浸信会继续为黑人工作。浸信会信仰今天在黑人中占主导地位的事实主要是由于浸信会对黑人的大量和不懈的传教关怀的结果。但南方基督教团体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对获释奴隶的爱心帮助并未得到足够的认识。随着这个国家成为废墟，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重建和振兴，各州

委员会和州际内政部的首要关注之一就是寻求黑人的宗教福祉。传教士被派往他们中间。当黑人离开白人教堂时，他们在建造教堂方面得到了帮助。他们建造礼拜堂的土地通常是由一些白人朋友提供的，而且大部分用于建造的木材也是如此。在北方政客和报纸忽视和贬低这种友谊并顽固地煽动黑人反对白人的时候，南方基督教人民对黑人一贯的友谊和耐心的帮助，常常被世人忽视。

“自由”的祝福。尽管那场战争令人恐惧，而且与它相关的失误也同样多且严重，但它大大简化了在该地区建立和维持真正的基督教文明的工作。我们现在距离 1865 年已经很远了，无法体会上帝是多么地祝福南方摆脱奴隶制的障碍。

在小事上忠心。从 1865 年到 1885 年期间的宣教使命的结果的统计数字，在我们二十世纪的眼中看起来也许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但那是一段伟大的信念、不倦的耐心和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的时期。教会协会组织得以维持，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发展了理想并将其固定为确定的目标。此外，还取得了巨大的实际成果。教会协会董事会的传教士作为牧师为数百个有需要的教会服务。在每个州，这些基督工人都带领人们建造和改善了许多礼拜堂。他们把成千上万的皈依者带进了教堂。他们向十五年动荡时期所留下的世俗精神和放纵精神发起挑战，使它服在公义的圣灵之下。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来装备浸信会信徒，以适应他们现在正在执行的扩大计划。历史很少关注用精神力量支撑文明的潜在事实，但一个非常值得记录的事实是，那个时期浸信会和其他基督教团体的传教努力使今天充满活力和胜利的南方成为可能。直到 1885 年，南方的浸信会宣教团才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正当性。

第十一章

组织服务和成功

数字和生活事实。一位才华横溢的朋友在《家园》中看到了本书的预告，就其宣布的历史方法写道：“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需要事实，而不是情绪；信息，而不是劝告。” 受到这种认可的鼓舞，作者仍然印象深刻的是，事实呈现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即使听众是：那些关心研究宣教任务进展和宗教效率的精选群体。历史事实是一种很好的，实际上是唯一的媒介，通过它可以沉淀先辈人民及其制度的精神。然而，我们追求的是精神和生活。为此，劝勉和感伤几乎毫无用处；但事实和信息，要有用，必须以辨别力和技巧来选择和解释。宣教委员会对其管理工作进行说明的主要事实载体是统计表、决议和报告。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是无法容易明白、并且是无趣的。然而，它们是我们作为传教士团体进步的任何健全哲学的基础。它们是标记锡安工作边界的木桩。本章内容背后有许多繁琐的探索。我将尝试给事实穿上衣服，尽管比起试图吸引人的赤裸裸的噱头，这种装扮需要更多的文字空间。但即使有同情的解释，也不能把生活的事实压缩成文字，更不能把属灵的事实压缩成数字。

董事会和浸信会。每个州的浸信会宣教委员会是该州浸信会中央组织，通过它，联邦合作的精神潜能可以得到发挥，在该州进行宣教服务。它也比任何其他州机构更充分地表达了该支持机构对州际活动的关注。国内宣教委员会是一般宗派团体的产物，它致力于一项伟大的任务，该任务在原则上与州委员会的任务在衡量上是相同的，并且经常与后者结合。每个州都通过这两个机构（即，国内宣教委员会，以及州浸信会大会）查看并满足自己的需要，也满足整个南方的需要。这些委员会的背后是协会和教会。董事会是教派协会的仆人；他们的伟大是由他们汇集和表达精神生活、信仰和希望、祈祷和

牺牲、教会的需要和愿望的效率来衡量的。

自治与合作。在联邦中有 17 个州委员会，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中心有一个国内宣教委员会。这些构成了简单的组织机构；南方浸信会通过这些机构寻求拯救自己的州。州大会和州际内政部彼此之间没有权力，尽管它们主要在同一地区工作。忠于浸信会精神，最大和最高的人是所有人的仆人。除了浸信会之外，其他人会期望作为一般机构的州际内务委员会会被某种对教派的州机构的教会权威所加强。但浸信会却恰恰相反。国内宣教委员会在其服务的机构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但这完全出自本教派教会之间存在的服务合作和团契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支持和尊重在传教努力中所服务于他们意志的机构（换言之，国内宣教委员会并不能凌驾于州机构之上，而必须在尊重后者的基础上，与后者合作）。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地方教会与州委员会的关系。

有利关系。自由合作，无需教会上级权威作为支持，充分证明了这是浸信会传教工作的可靠计划。合作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但几乎不超过每个州机构的独立自主权。美南浸信会比美国任何其他基督教团体在其领土上传福音更彻底。如果要求解释这种巨大的成功，作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将指出是，我们完全的州自治，再加上州际合作的真诚和可靠的精神；后者没有中央控制的痕迹。国内宣教委员会作为传教机构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对任何州委员会、协会或地方教会没有强迫性权威，不能凌驾于后者之上。

教会。州委员会的背后是地方教会。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不起眼的组织，名不见经传，甚至远处野外乡下。但在我们的浸信会思想中，每一个苦苦挣扎的教会实际上都在宣教委员会之上；宣教委员会向小教会发出募款呼吁，并在一段时间后发出有关捐款所用于完成的蒙福工作的报告。这样的地方教会，大约有 24,500 座。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参与宣教工作。他们中将近四分之

三的人每月只聚会一次！但是在其中的许多教会中，以及在少数的人数较多、且敬拜频率较高的教会中，都有合作宣教的精神，而且在所有这些教会中都有主耶稣的精神。几乎在南方的每座山丘和几乎每一个绿色山谷中，在几乎每一个城镇和小村庄的喧嚣中，在天际线的衬托下，几乎在大平原的每一个景色中，都处处存在着这样的浸信会教堂。

他们就在那里；在基督里，他们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但我们董事会和报纸上的文章，他们不读。我们说话，他们听不见。我们哭，他们不理睬。我们计划、设计并传递我们纯洁和理智的传教士哲学，而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一切就像是陌生的舌头在远处喃喃自语。然而，正是这些较小的教会（其中许多为生存而挣扎），却包含了我们作为一个教派的大部分精神资源。我们是否未能通过服务和扩大的福音传播，而接触到他们中的许多人？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兄弟；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地多于其他人与我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对他们不耐烦了吗？作为一个群体，如果我们对他们有感觉，那么，我们要知道，固然我们希望让他们为宣教捐钱，但这只是次要部分；——主要和必要的部分是向他们展示如何更好地完成未完成的工作，使他们自己社区的生活精神化。

三十年的成长。1885 年至 1915 年间，美南浸信会人数从 997,500 人增加到 2,588,600 人，即增加了 140%。教会数目从 14,102 个增加到 24,338 个，教会协会从 570 个增加到 902 个。有 2,806,000 人因受洗而加入教会；因此，该教派的净增长等于受洗加入教会团契的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六。在这三十年中，传教捐款从 266,269 美元增加到 1,759,821 美元，即增长 551%。自 1890 年以来，该教派的教会财产价值从 18,000,000 美元增加到 57,000,000 美元。这些数字显示出惊人的增长。

宣教工作三十年。州机构和国内宣教委员会在这一辉煌的进步中起了什么作

用？考虑到州机构和国内宣教委员会都参与并报告的结果，国内宣教委员会的传教士报告了 740,000 人受洗，占总数的 26%。三十年来，州委员会组织建立了 4,500 座教堂，占同期全部增长的百分之四十五。国内宣教委员会协助了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并独立组织建立了数百个教会，这里不包括在内。在那段时间里，密西西比州委员会援助建立了 729 家教会；而在过去的 20 年里，得克萨斯州委员会组织建立了 2,187 家教堂，大约是该州现在总数的一半。

三十年的宣教资金。在此期间，为州宣教筹集了 8,307,000 美元，为国内宣教筹集了 4,658,000 美元，总计 12,965,000 美元。其中数十万用于建造教堂建筑、用于古巴和巴拿马的宣教工作、以及山区学校的工作。这些数字表明每花费 1,000 美元就会建立一个新教堂，每花费 17.50 美元就会有一个皈依者受洗。这些数字清晰地表明着我们浸信会传教机构的事工效率。让那些能够从数字事实思考到属灵价值的人，深思其中的道理与功课，并与南方浸信会的人们交谈，从而知道上帝正在通过我们的传教机构为他的子民和他的宗教所做的伟大事情。

从 1885 年到 1900 年。让我们在 1900 年将过去的三十年划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十五年。前十五年是一段通过耐心、卓有成效的服务得到巩固的时期。委员会在服务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将在未来十五年内得到需求和严格的检验。这是一个传教士捐款适度增长的时期。1885 年 36,000 美元被捐给国内宣教，1899 年捐献了 88,500 美元。同时，1885 年有 138,200 美元捐给州机构，1899 年则只有 130,000 美元。为外派宣教的捐献收入从 64,000 美元提高到 108,000 美元。1885 年，这三个机构的总收入为 238,000 美元，15 年后为 326,000 美元，增长不大。但在此期间，这些机构的效率有所提高。1899 年在南方组织的洗礼数量和建立教堂数量的结果大约是 1885 年所报告之数量的两倍。

车轮和机器的时代。二十世纪，动力机械、相互通信和交通工具以及其他为人类增加物质舒适度和力量的发明，全面到来。这意味着，1900年的生活条件与 50 年前相比，甚至比1850 年的条件与两百年前詹姆斯敦定居那年的差异更大。快速旋转的轮子被恭敬地建议为当今美国物质文明的恰当象征。它以前从未如此迅速地旋转过，从未在如此多的地方旋转过，也从未如此喧闹和贪婪地旋转过。它从来没有为人类创造过如此多的机会，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人类的品格是否足够强大，足以驾驭人类智慧所发明的机器，或者机器是否会成为残害和吞噬人类灵魂的恶魔，这个问题有待回答。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力量以前从未接受过如此复杂和艰巨的调整任务。

从 1900 年到 1915 年。面对新文明，美南浸信会的传教机构如何降卑自己为仆人？如果他们因新的和未知问题的紧迫和不和谐的喧嚣而士气低落，如果面对这样的压力，他们多年来失去了镇定和效率，那么就足以为他们的失误找借口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很难有令人信服的信心来预测，未来的历史学家从他最喜欢的角度来衡量我们的时代时，会说些什么。但我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预言，他将宣布这是一个浸信会教徒开始觉醒的时期，他们肩负着为基督夺取和守住南方的责任的伟大现实。人们没有在竞争激烈、和没有灵魂的机器面前退缩或感到困惑。美南浸信会对这一挑战的回答可以总结为以下事实：在过去十五年的州宣教工作中，他们筹集和支出了 6,207,000 美元，而远超 1885 年至 1899 年的 2,100,000 美元，是后者的三倍。在过去的 15 年里，他们为各项事工总共筹集了 9,891,000 美元，也远超前十五年的 3,208,000 美元。

业绩增长惊人。浸信会的宣教机构在之前平静的岁月中训练了效率和实践了智慧，努力解决每一个新问题的核心。他们从每个新问题的大量糠秕中分离出麦子，并以额外的活力和良好的判断力来开展他们的工作。在前十五年

(1885-1900) 中，州机构和国内传道部报告了 160,800 人受洗；第二个时期 (1900-1915)，他们报告了 57.94 万人受洗，增长了 260%，而同期的捐资收入增长了 221%。此外，在过去的十五年 (1900-1915) 中，用这笔钱完成了大量的密集传教或发展宣教使命工作；这无法在简短的具体陈述中显示出来。

新事工。在 1900-1915 的十五年里，美南浸信会开始了文化或密集宣教使命事工。所有的宣教使命都是文化的，但在此之前，文化观念是偶然的，并没有被认真地列为与传福音相提并论的基督王国服事。国内宣教委员会和一两个州委员会已经设法帮助建立一些山地教会学校，但仅此而已。以前，无论是国内委员会还是州委员会都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将我们主的话转化为传教服务：“教导他们查验任何事物。”十五年来，文化教育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在八个州，州机构和国内宣教委员会共同为教会开展明确的密集传教工作。在一些州，通过协会传教士和其他特殊努力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在三十四所山区学校和六所外国学校中，宣教委员会正在充满服务精神的氛围中培养青年的思想。此外，主日学校董事会已通过教师培训进入了这一领域；许多地方正在对充满崇高理想主义的一天一次的演讲活动进行新的尝试；这是一种有效触及密集宣教的方法，但需要爱心、耐心的帮助，向他们展示如何做；而不仅仅是快速给予、或是拔苗助长的理想主义。

帮助迟到的教会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完成拯救自己社区的全部工作，并为其生活赋予足够的精神动力。

董事会目前的实力。十五年的两个时期所显示的增长是惊人的，甚至比这还要大。州机构委员会的收入从 1899 年的 130,000 美元增加到 1914 年的 622,500 美元，增幅超过 400%。1914 年州代表团的收入几乎是 1885 年至 1899 年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国内宣教委员会也表现出同样显著的增长，从 1899 年的 72,000 美元增加到 1915 年的 387,000 美元，增长了 440%。在

过去的三年里，美南浸信会向国内布道委员会的捐助比他们在 1885 年至 1899 年的十五年间多捐助了 128,000 美元。这项工作的成果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国内布道委员会在 1914 年和 1915 年报告说受洗的归信者比 1885 年到 1899 年多 9,000 人，而 1914 年各州委员会报告的洗礼人数是 1885 年开始的十五年的四分之一以上。根据 1915 年州际内政部和州委员会关于黑人洗礼、以及古巴和巴拿马的洗礼的统计，传教士进行了 65,000 次洗礼，占教会同年报告的洗礼总数的 43%。

宣教教会支持宣教。由州机构和国内宣教委员会所建立的教会几乎总是支持宣教和本教派所有有组织的工作。州际委员会秘书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好的机会进行观察；他们通过勤奋的调查得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今天用于所有宣教工作的所有资金中，不少于 60% 来自当时有需要的教会所得到的州机构的帮助，通常也得到国内布道使团的帮助。北卡罗来纳州、阿肯色州和佐治亚州报告的宣教资金总额中有 66% 来自此类教会，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为 75%，佛罗里达州为 50%。其他州没有报告。这些估计是由了解情况的弟兄们作出的。它所构成的呼吁，应该比最雄辩的演说更能打动人。

保守纯正的教义。除了委托给他们的特定任务外，国内委员会和州机构使团还可以通过某些偶然的方式为教派提供最重要的服务。其中之一就是保护纯正教义。教授神学不是他们的事，而是通过他们对教派精神的解释，通过对于真理的属灵理解，特别是对这些委员会工作中最需要帮助的部分的理解，浸信会拥有强大的机制保守真理教义；这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他们的传教士确实以无人能及、无出其右的精准方式教导圣经的教义。

州宣教委员会或浸信会国内宣教委员会不可避免地保留其所服务的基督教团体的教义和原则的一个压倒一切的原因是，一年中的每一天，它都能感受到并了解其支持团体的真正精神和愿望；它只是代表和解释这种精神。董事会

成为广大安静的有思想的人对抗吵闹和反复无常的鼓动者的堡垒。

保持群体忠诚度。在许多兄弟会、家庭和亲属关系、商业组织、城镇、州或国家中，团体忠诚度今天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赞扬。感谢上帝，他在福音派团体中的子民太聪明了，不会轻视甜蜜的理解和友善的纽带，这是每个人与他所属的属灵团体相交的果实。只要浸信会为赢得南方的工作祈祷并慷慨地支持他们的宣教委员会，他们就不必担心许多人尤其是弱者会被宗教自由主义的诱人诡辩所误导。

为浸信会理想发声。董事会的一项宝贵职能是为他们的支持机构汇集和表达适当的理想。他们意识到浸信会为共同福利服务的需要和机会，以及他们对这些事情应有的态度，他们的局限性和权力；宣教委员会被期望作为一个受人尊敬和信任的仆人，致力于满足每一个出现的新需求。

我们在南方的宣教委员会的这一职能，在塑造浸信会关于有价值的传教目标的理想、以及通过帮助塑造其各部分以实现共同目标，而使一个热衷于个人主义和民主的机构、在实质上团结一致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活动。IT Tichenor 博士宣称，1882 年至 1885 年间的国内宣教委员会实际上通过这种服务挽救了美南浸信会的完整性。（见《国内布道任务》和《浸信会国内布道》）。

对浸信会的挑战。在美国，没有另一个基督教团体的成功甚至接近南方浸信会的传教工作。然而，还有许多其他伟大而光荣的宗教团体，他们已经并且正在给予最认真的关注来拯救美国。他们中的一些人为这项工作捐的钱比美南浸信会捐的多。在为基督赢得美国的过程中，他们是我们的帮手，我们感谢上帝祝福他们拯救人类的每一个事工。上帝赋予美南浸信会传福音使命的首要地位，难道我们不应该怀着感激之情振奋人心，并在这些成功的基础上，

在南方生活中建造一座更大的信仰和正义大厦吗？浸信会应该保留批评他们的宣教委员会的权利，这很好。这是一项他们永远不应放弃的权利，但除非本着祈祷的精神和对上帝的敬畏，否则不应使用这一权利；愿浸信会继续地、再次获得这种无与伦比的宣教成功结果。

我们在南方的宣教委员会在国内和海外取得了积极的成长和进步，作为肩负崇高任务的仆人，他们有同样的权利要求众教会为他们忠实和成功的管理工作而高兴，而且，当认真的教会人士认为他们需要批评和警告时，他们必须期待批评和警告。本书作者以大胆的信心将本章的内容摆在我们的人民面前，并挑战他们的热情和他们对于州和国内宣教委员会所完成的无与伦比的福音使命工作的衷心认可。本书作者自信地断言（尽管他以服务者的身份说话），这些机构值得“他们的众教会对他们所提供的崇高服务的最衷心的认可”。

回顾浸信会在弗吉尼亚的开端，我们很可能会为未来汇集灵感和希望。它应该在我们内心滋养一种最旺盛、最有益健康的乐观精神。在我们父辈的时代，我们认为法律受到习俗的束缚和无知的束缚。正义被认为是偏执和盲目的。我们受人尊敬的浸信会教父，在他们的时代被误解、诽谤，此后经常默默地逝去；他们的动机和行为也经常被歪曲或扭曲。他们长眠在无人照管的坟墓中；我们已经进入了他们的遗产，坐在用他们的辛劳栽种、用他们的眼泪浇灌的好树的树荫下；我们应当维护他们宝贵的记忆，并忠实和真实地讲述他们的行为和苦难的故事。-乔治W. 比尔，DD

第十二章

过去和未来

过去。虽然我们只能在当下生活和行动，但过去和未来都对我们有要求，过去有教训，未来有机会和义务。西塞罗说，不知道过去做过什么的人总是像个不懂事的孩子；而爱默生说，让过去对我们有用的唯一条件就是让它从属于现在。

浸信会信徒有句俗话，他们一直忙于创造历史，以致于没有时间写下它。更确切地说，他们一直在忙于创造历史，但他们中很少有人意识到研究他们的历史的重要性，以至于作家们被劝阻不去写它。这本书试图以小报的形式呈现一个伟大的基督教团体对国家生活的拯救影响的突出事实。

它是对我们的指导和启发性事件的记录，是一个关于考验和苦难、希望和抱负、失败和成功的故事；是一个个人主义在未知的荒野中为合作而奋斗的故事；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坚持不懈的担忧（即，担心这个个人主义的宗教团体因为缺乏团结与忠诚而分崩离析）使组织变得谨慎。在这些和许多其他类似的事情中，有我们在南方的过往。由于我们现在的状态与我们昨天的状态相关联，就像一个有机体的一部分与另一个有机体的一部分相关联一样，我们最好了解过去。如果本书读者从中产生了想了解更多美南浸信会历史的愿望，这本书就部分地达到了它的目的。

神带领。这本书的每一章都是神如何带领基督之属灵身体（教会）的故事。整本书简要阐述了上帝如何通过他在圣经中、和过去岁月的教训，使一个软弱和被鄙视的人群变得坚强和成长，并指导他们，使他们成为他手中的强大力量，影响共和国和世界的生活。他们的传教士，无论薪水或资金支持如何，尽管受到迫害、嘲笑和蔑视，但在拓荒者的乡村里，他们是十字架的炽热宣教者。尽管世俗的各种影响力都反对他们，但他们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并且在弗吉尼亚州很好地集结了人民，以至于他们彻底摧毁了既定的冷漠宗教。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革命爱国者。上帝使用他们在美国带来公民自由和灵魂自由。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他们的教堂点缀着一千个风景。他们感受到与同类团契的渴望，教会成立了协会。出于在宣教服务中合作的冲动，各州大会之会议成立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即，教会协会，以及由各教会协会组成的州大会），人们都非常担心每个地方教会的自主权会受到影响。传教与反传教、教育与反教育之间存在着旷日持久的斗争；对教会自主权的强调观念一直存在并蓬勃发展，现在仍然存在，敏锐而警觉。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和低潮期历史，随后是 20 年局部瘫痪和康复，以及 15 年有组织的宣教工作通过耐心服务获得力量和智慧。然后，在 100 年后，传教活动迎来了显著增长的时期——这就是过去十五年所发生的事情。经过一个世纪的带领和训练，上帝已经预备好浸信会信徒，使他们没有因新文明带来的奇妙变化而士气低落，反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战战兢兢。我们的过去很可能让我们颤抖，但同时它应该让每一个浸信会信徒的心充满勇气和信心。有成千上万的地方教会作为我们最高权威的单位；其中大多数是小教会，其中许多是挣扎中的教会，并且我们的机构不希望、或没有希望承认，在地方教会和我们所服务的上帝、基督之间，存在着任何其他权威。在宗派意识的增长、宣教和教育的合作努力以及使我们在实质上保持一致的教义方面，上帝为我们、并与我们一起做了多么美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一起行走，因为我们是一致的。除了为宗教自由而进行的光荣斗争之外，浸信会的每一次进步胜利就是：当每一位浸信会成员站在一起时，他们已经在上帝的帮助下被少数人（即，浸信会先辈、教父们）赢得了。上帝带领我们；因此我们有无与伦比的勇气。如果我们的信心足够大，当陌生的、新的、未受过考验的灵性敌人挡住进步的道路时，我们就会期望，上帝在现在仍然在带领我们。我们祖先的上帝，现在求你给我们信心来信靠你，否则在我们陌生的新一天的重重困难面前，我们不能不发抖！没有你，我们最好的想法将与许多世俗新的角度相比毫无意义；罪恶和享乐通过这些新角

度进入人心。

未来呢？我们只能通过过去和现在来判断未来。南方未来的宗教生活会怎样？针对影响现在和未来的半数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出版了许多整本书。他们每个人都在讲道，而且应该讲更多的道。在本书的最后几段中，几乎不可能勾勒出迫切需要社会解决的首要问题。南方有 3600 万人口，其中 1000 万是黑人，400 万是外国血统，2200 万是美国白人血统，南方有大约 1100 万福音派教派成员和 200 万天主教徒。在 11,000,000 人中，将近 5,000,000 人是浸信会教徒。浸信会教徒在南方有最大的机会和责任向世界展示他们的原则对人类的价值。

农村生活和教堂。将近 80% 的南方人口居住在农村。一旦乡村生活延伸到当地社区的边界，安静的生活会引发联想，而联想则产生了先知和具有诗人灵魂的人。现在，在其影响范围内进行大量接触的乡村生活已经明显变得国际化，就像城市一样。在许多地区，富裕的农民搬到了城镇，租户留在了老家。今天摆在美南浸信会面前的最大实际机会是激励和帮助他们教会的广大群众过上更充实的生活，更有效率；这将保护他们的成员不被新的世界主义的世俗吸引力所挫败。州机构和国内布道会为这些教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还必须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堂建筑。美南浸信会教会财产总价值 57,000,000 美元，但平均七分之一的美南浸信会教堂没有礼拜堂。这些苦苦挣扎的教会机构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来自教派的一些援助的鼓励，他们将成为基督教会充满活力的动力源泉。州和国内宣教使团同样有兴趣弥补这一巨大缺陷；大多数州已将工作完全移交给国内委员会，同时他们都支持董事会筹集 1,000,000 美元贷款基金的努力。这种努力应该对我们的人民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保持装备不够的状态，就是使当今的每一个道德和精神

问题都没有充分的拯救影响，而浸信会理应为此负责。

黑人。南方白人如果让生活在他周围的黑人沦为疾病和罪恶的牺牲品，就无法与家人和白人邻居一起在道德和精神价值上得到发展。五十年来，黑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良善的白人帮助了他。然而（承认这一点是令人尴尬的），有成千上万的白人在我们的教会名册上有他们的名字，——他们对黑人没有基督的精神。每个南方教会讲坛都应该宣告上帝关于强者对弱者、进步者对低下者和落后者、白人对黑人的责任的全部忠告。我们的宣教委员会正在帮助黑人，我们成熟而负责任的领导层一直是黑人的朋友。国内宣教委员会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为通过传教工作帮助黑人做了很多工作。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它有大约 40 名传教士，并且在过去的几年里，它通过其布道部进行了一项最有前途的工作，以拯救和训练黑人牧师，并使他们的教会更好地发展。美南浸信会已采取措施为黑人弟兄建立一所神学院。但是浸信会教徒也有义务向人们解释，基督关于我们与黑人关系的旨意；以便男人和女人知道，如果他们对黑人实行不公正待遇，他们就不是真的在跟随耶稣。

南方基督教团体必须通过他们的传教机构做更多的事情来拯救黑人，但更重要的是，每个讲坛都应该响起基督关于我们对黑人的责任的真理，每个教会都成为道德活力的中心，要求它的自己的成员应保持自己免于陷入压迫弱者的罪恶。这个基本事实非常重要，应该经常在南方两万个浸信会教会讲坛上加以阐述和强制执行。

移民。移民正在给美国的道德和精神资源带来可怕的压力。他们已经把这个国家的整个地区变成了不同于从前光景的东西。新英格兰，曾经以她的清教徒血统为荣，以她的智慧为荣，对她的政治景况充满信心；然而，在最近的潮水一般涌入的欧洲移民的影响下，她的清教主义已经不堪重负，已经被罗马天主教主义、各种各样的外来人口挤进了越来越少的小圈子；大量移民们

在新英格兰广阔的制造业厂房中工作。新英格兰曾经为帮助建立美国而居功至伟；但现在显然是让自己被一群未被同化的外国人吞噬，以便她可以从他们的劳动中赚取金钱。新英格兰以外的大城市也挤满了移民；数以百万计的外国人来到美国。在目前的欧洲战争中，成千上万来自交战国的人，通过我们永远敞开的大门进入这个国家，正在为他们以前的国家密谋，完全无视他们来到这里的伟大共和国的利益。愿上帝使这一羞辱性的景象可能会让我们的政治家们认真思考；到目前为止，只要门户开放政策意味着美国工业有更多的廉价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似乎都没有看到危险。这些外国移民中有 4,000,000 人来到南方。南方基督教团体有机会和义务拯救这些新到的人们。

城镇。我们为南方的新时期感到骄傲，我们拥有比过去更多的城市，几乎每个城镇都在与其他城镇竞赛，看看它能获得多少制造工厂，以及经济贸易的发展。南方以高度理想主义的过去而闻名。但是现在呢？所谓的工业发展优势往往是硬道理，在过去的 25 年里，我们已经将数十万人从农场带到城镇和城市的工厂和厂房工作。我们没有研究所涉及的道德和精神危险。关于我们的一些工厂城镇的最早的宣传之一是，工人们在拥挤的、通常没有院子、贫瘠的小屋里过得更好，他们的整个生活都与磨坊的大钟和旋转的车轮相协调，——而不是在他们朴素的乡间别墅或简陋的山间小屋。这其中的真实性的匮乏，足以使它比绝对的谎言更危险。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赞同那些保护小孩子免于在磨坊里做苦工的法律。但是，一个正直的人越了解某些工厂主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歪曲事实的操作，他就越有可能变得义愤填膺。目前的童工法将有所帮助。但操作工人的总体福利是一个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问题。值得称赞的是，不少棉纺厂现在都在认真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我们应该对这项出色的工作给予最衷心的认可。宗教团体应该明确表示，他们保留公开讨论应该为这些棉纺厂定居点工人的福祉做些什么的权利。这涉及几个州人民的政治理智和精神生活。在某些大城市的贫民窟，情况更糟。愿主使南方基督教团体能够起来，兴起、推动、和承担社会的这些道德责任。

社会服务。利己的资本主义是盛开的自私主义；社会主义是对大众福利的过分夸大。真相介于两者之间。基督已经指出了真理在哪里，但是那些从未找到基督的博学之士，在他们的书籍和理论中徘徊在无穷无尽的哲学论文中，与那些追随他们的人一起跌落在沟渠中。他们的诊断往往很好，他们提出的治疗往往很漂亮，但缺乏动力。通常他们对基督的宗教不耐烦，并诋毁其机构和信仰；数百本书中的社会科学已经提出了人类救赎的药方，但耶稣对个人灵魂的话语仍然是唯一的拯救力量。他们的哲学充满了手足之爱、正义、公共卫生、以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但是当它们以极大的谨慎和学识写完最后一句话时，——可怜的、被罪恶诅咒的人类就会走上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道路，就像被魔鬼抓住一般。人们读着认真的人道主义作家的乌托邦计划，发出向往的叹息，却又立即回到了他们的丛林法则的社会实践中。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深远。今天在德国的宣战，导致一个寡妇的儿子将在下周失去他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工作；他是全家人生活的唯一依靠。因此，宗教领袖必须学习社会科学。如果工程师能够理解每个螺栓、轮子、杆和管道之间的关系，那很好，但他最关心的是锅炉中是否有蒸汽。社会科学对传教士的用处，正如土壤、肥料和植物生命的科学知识对农民的用处一样。这一切都是有幫助的，但最需要的是犁和让它前进的力量。我们的时代需要基督作个人脱离罪恶的救主。没有基督，我们所有的哲学都会失败；我们的乌托邦就成为白日梦。有基督的名，但没有他的灵，我们的教会和教会成员就会失败。社会得救，就像个人得救一样，唯有在耶稣基督里，而且只在他里面。

个人。除了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没有个人的救赎；灵魂只有通过他的救恩而重生。二十个世纪之后，这十字架的救恩对文化的希腊人来说仍然是愚蠢的，对宗教形式主义的希伯来人来说仍然是绊脚石，但它是上帝拯救个人和社会的大能。一百年前的先驱浸信会传教士从未听说过社会服务，但他们

宣扬了一个信息，将边境的粗野和邪恶转变为纯洁和善良。它通过改头换面的人改变了社会。那些早期的先知们如果能看到一个世纪后、他们走上正路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一定会惊叹不已；但他们当时所传的福音才是唯一的福音，以强大的力量使社会正义的车轮转动到今天。

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就必须拥有伟大的个人，他们既聪明又坚强又善良。最好让做对的事容易，做错的事难做。我们必须除去我们弟兄面前的绊脚石。但最好是帮助自己的兄弟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这样他就不会在任何事情上绊倒，也不会每一个困难中抱怨。

在我们这个时代，作恶者很流行把怨恨与怨言投向他人，把责备与谴责的话语投向每个机构和每个人。基督的教会受到可怜的灵魂的责备和谴责；但是，他们真的应该感谢教会将世界指向善良和精神力量的唯一来源。社会对个人软弱的道德本性的指责太多了。然而，一直崇尚个人的浸信会教徒，有大好机会传扬个人得救的福音，这是唯一足以使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必须帮助弱者和有需要的人。救世军正在做一项伟大而美好的工作，教会应该有更多的参与。但我们必须使人坚强，同时也要将堕落的人从阴沟里拉出来；我们不能通过鼓励他们将自己的罪恶归咎于社会来使他们坚强。

尊重权威。除非我们传讲的福音有帮助、且有力地将自身与所赋予的权利和责任联系起来，否则我们在南方的使命无法完成。我们宣扬个人救赎，而不是个人无政府主义。对于政治上的煽动者来说，他们通过激起人们的卑鄙的激情和偏见而蓬勃发展，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伤害。我们的浸信会教友赢得了宗教自由，并英勇地为美国的政治自由而战。但这些伟大的人权制度正在共和国接受审判：——如果无政府主义、盲目、激情驱动和无理智，在每次新的呼吁中都可能无情地将国家的权威踩在脚下，我们怎么能指望我们伟大的共和国能够持续下去？陪审员是我们教会的成员。这些教会有权以全能神

的名义命令那些奉基督之名的人停止作恶，支持并为神命定的民权祷告，而不是蔑视他们。非常需要重新强调法律和秩序的威严以及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不仅无理智的暴民玷污了文明和宗教；还有煽动者和当权者，他们通过煽动阶级仇恨、大赦罪犯、拖延司法程序和其他方式来滥用赋予他们的权力。

浸信会的特殊责任。如果浸信会这样一个伟大的团体不坚决、毫不妥协、一致地反对每一种有悖于政府权威尊严和神圣性的做法，那将是对他们信念的严重违背。浸信会比任何其他基督教团体都更强调个人。因此，我们有特殊的义务向世界表明，个人的权利可以得到培养，同时他又要服从于正确的权威。如果暴民和无政府状态的精神在浸信会强大的地方抬起他们放肆的眼睛和无礼的脑袋，那么，我们应当呼吁，愿我们的教会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并大声呼求他，让他向我们展示我们在教导人们方面的错误之处。

如果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我们未能教导人们承担因拥有这些个人自由权利而必然产生的重大责任，那么，上帝和社会是否应该为我们的失败负责？——回答是“不”；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罪、错与恶而负责。——浸信会的民主教义肩负着可怕的责任，即以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和实践教育人们，以免他们因被灌输遭到误解的自由教条，而跌入血腥的无政府主义深渊。

罗马天主教。与浸信会的民主及其对个人品格和智慧的重视相对立的是罗马天主教及其教皇和等级制度；它们声称对灵魂、公民政府和权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今天，等级制度正在竭尽全力将美国置于其控制之下。虽然它尚未拥有自己所希望具备的人数和权力，但它对福音派信仰的持续统治和这个伟大共和国的公民理想来说是一个真实而巨大的威胁。这个庞大而微妙的宗教政治组织在美国的存在和积极策划，是对每个福音派团体及其传教和教育机构的挑战。应鼓励讲述美国罗马主义者的真实所作所为，以便人们了解情况。与此同时，宣教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赢得被误导的

天主教信徒。如果我们认为它超出了基督福音所应当波及的范围，我们就会犯下大错。国内宣教委员会和州机构正在赢得他们。在新奥尔良国内委员会布道部的一次活动中，十五名罗马教徒在一个宣教站的一次会议中接受了洗礼。需要大大扩大这种努力。赢得天主教徒意味着我们必须增加和加强我们在城市的传教工作，因为罗马天主教几乎完全是南方的一个城市问题。

物质主义。历史以可悲和令人厌烦的重复告诉我们，商业的繁荣常常在其自身中携带着国家解体的细菌；当财富堆积起来时，人就会腐朽。今天的南方拥有惊人的财富和繁荣。南方男人和女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在道德耐力和品格不退化的情况下繁荣昌盛？我们的过去充满了伟大和崇高的理想主义。然而今天，南方在物质上多么富有，而且更大的财富就在眼前！在类似的情况下，许多民族的心都败坏了，上帝把他们赶出去了，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在南方会怎样？金钱可以买到的财富、成见、享乐、满足和舒适，现在正在考验南方人的品格。——它对南方有什么好处，尽管它有土地、铁路、城市、田野、矿山、股票和债券，但如果富人折磨穷人，如果工人们对他们的工作不高兴，他们的妻子被逼得绝望？

如果财富的诱惑败坏了我们孩子的品格和生活，那么财富还有什么价值呢？

诚然，我们在宣教工作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与我们应该给予奉献的相比，我们所奉献的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去年我们为所有明确的宣教使命工作仅仅付出了每个会员每月五美分！数以千计的教会成员花在汽车保养上的钱，比他们在生活中支持基督福音所花的钱还多。城市中一些较大的教堂中，妇女的珠宝和帽子的价值，超过她们二十年来献给上帝的一切。

祈祷和学习的时间。南方基督徒的品格结构，是否充满了属灵的目的与动力，以至于可以与世俗的力量相抗衡、并将其俘虏？贪得无厌的物质主义是否侵

夺了我们崇高的思想、崇高的梦想、和对基督圣洁旨意的顺服？美南浸信会需要重新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强烈地向他呼求祈祷。今天，罪恶的恶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巧妙地盘踞在社会制度中。他们更大胆，更有条理。他们拥有发明、文化、学习和印刷机的一切力量，可以帮助他们欺骗自己并导致他人走向毁灭。没有任何人的智慧、任何人的哲学、甚至任何真理的宣讲，能够驱除这些魔鬼，——除非我们借着祷告和敬拜，祈求至高神的灵降下在我们中间。许多人总是在学习，却从未获得智慧；在被罪所欺骗的世界中，四处寻求帮助。但只有通过基督才有帮助，并且只有通过完全依赖和顺服于他，我们才能获得这种帮助。

传扬真理。随着印刷机每天印出数百万页纸张和书籍报刊，我们时代的文字出版似乎已经随着质量的下降而增加了数量。世俗媒体看中的目标是获得广告商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公共福利而运营。在小说中，短暂而肤浅的事物大行其道，甚至连淫荡的事物也在被大胆地炫耀，以腐蚀我们年轻人的思想。圣经的阅读被大大忽视了；一部分所谓的宗教教师开始传讲上帝圣言的教义，但摒除了登山宝训。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相信这种持续的鼓动并没有对我们浸信会的一些教会讲坛产生影响，但我们担心它已经产生了影响。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的全面教义真理宣讲。我们的主日学委员会正在通过其课程和专门工作者进行大量的教培工作。我们的宣教委员会是健全教义的伟大保护者，然而事实上浸信会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平衡工作要做。保罗是最伟大的传教士，也是最伟大的教义真理传道人；其中一些被彼得宣称难以理解，但它们是最强大的传教士福音的一部分。当人们忠诚地解释、并顺服于圣经的所有每一个基本真理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在人的心中作工。

大力支持宣教任务。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浸信会的成功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加强州机构和国内宣教委员会的工作。上面概述的社会文化环境条件只是生活在新文明中的、纠结生命线的几个突出特征。诊断是有用的，但我们在上文中只简要介绍了一些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将给社会和宗教带来疾病。我们甚至不会尝试对我们新时代的许多其他类似的显着问题特征进行分类。就像当今人类在海洋中经历的许多未知的漩涡和危险的冲浪一样，那位拯救我们的伟大船长、耶稣基督，从未失去与他一起航行的灵魂。二十世纪的人性有新的挑战和陌生的困难与困扰，但人性和人的需要是一样的，上帝的能力并没有减少，上帝的膀臂并没有缩短。基督在打破死亡的束缚之后，在加利利的山上遇见他的门徒，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他给了他们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作他的门徒；从那天到现在，他的追随者一直服从它，从而能够战胜罪恶并驱散黑暗的力量。面对人类的罪恶、软弱、无知、偏见和激情，尽管那在空中掌权的罪恶者，在每一代人和国家的思想中注入了最微妙和最可怕的邪恶暗示，但是，这救赎的福音已经胜利地传遍了世界。我们有一个艰难的新时代，但我们不必害怕，——如果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主耶稣面前谦卑自己，忠心耿耿。“看哪，我永远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尽头，”这是他对那些忠心服从他所交托的大使命的人的承诺。这一承诺已经充分实现。如果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只要我们认信他的应许、并遵守他的命令，我们仍然会在基督里成为世界的征服者。

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祷告。我们紧张的生活需要警觉，但这对主的子民来说是最起码的要求。它的最高要求是，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对他服事的一切，作出新的和完全的承诺。敌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组织得更好。只要有机会，它就会站稳脚跟。但我们追随的是这样一位指挥官，他在追随者忠诚的情况下从未输过一场战斗，并且一千次将看似失败的局面变成了胜利。主要是通过州机构和国内宣教使命，南方的浸信会现在聚集了我们的属灵身体、教会的所面对的大量新兵。随着当今对有效呼召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训练那些已经在营地中的人，来对抗敌人试图用来摧毁人

灵魂堡垒的新奇设备。怜悯和恩典的神，我们列祖的神，求你开这百姓的眼睛，使他们看见；打开他们的心，使他们明白；赐予我们脆弱的人类双手力量和方向；我们谦卑地恳求您，以便我们可以执行您的旨意。圣父，为你的荣耀保留这片美好的土地；在这里保存每一个将尊重和服事于你的人；赶走一切不洁之物和一切虚谎之物。愿你的灵以强大的力量降临在这南方浸信会的身体上，使它可以荣耀你，全心全意地服事你。愿你打开这人民的眼睛，使他们可以看到；并以你所有指定的方式、来跟随你。使用我们，仁慈的父亲，我们可以做英勇的事，为你守住这美丽的南国。根据我们自己时代的需要，使我们强大而智慧。亲切地祝福你的人民为这些目的而使用的宣教委员会。使他们睿智、真挚和忠诚，使他们值得你和你的子民的认可。我们祈求你，让南方成为造福这个国家的精神动力，让这个国家成为所有国家的祝福。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正如我们奉耶稣的名所求的。阿们！

“我的眼睛看到了主降临的荣耀：

他那可畏而迅捷的审判之剑，如同闪电；

他的真理正在前进。

他已经吹响了永不撤退的号角；他正在他的审判台前筛选人心；哦，我的灵魂要迅速回应他，我的脚要欢欣鼓舞！

我们的上帝正在前进。”

参考书目

本尼迪克特——浸信会的历史。

布莱克利——美国国家文件。

Burrows, Lansing——浸信会如何一起工作。

坎贝尔, JH——乔治亚浸信会。

卡思卡特——浸信会百科全书。

Cobb, H. ——基督教合一的意义。

Cocke, Charles L. ——弗吉尼亚浸信会传福音。

库克, ——理查德弗曼HT的传记。

库克, ——浸信会下南卡罗来纳州的 HT 教育

Frost, JM-Sunday School Board History and Work。

德州浸信会的富勒历史。

Furman, Wood-Charleston 协会。

Garrett, TH-Saluda 协会的历史。

佛罗里达州霍克斯 - 美国教会史。

Hillyer-乔治亚浸信会的回忆录。

亨特, 盖拉德 - 一百年前美国的生活。

索引出版公司——乔治亚浸信会的历史。

詹姆斯, CF-美国的宗教自由斗争。

詹姆斯, 波瓦坦 - 基督教教育的原因。

约翰逊, 利文斯顿-基督教政治家。

约翰逊, 利文斯顿 - 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历史

Johnson, Thomas Carey-Virginia Presbyterianism and Relig-
邪恶的自由。

肯塔基浸信会 - 劳伦斯禧年卷, JB-A 州宣教手册。

Leavell, 2. T. -浸信会年鉴。

Leavell 和 Bailey——密西西比浸信会的历史。

Love, James F. ——我们国家的使命,

Masters, Victor I. -Baptist Home Missions。
Masters, Victor I. ——南方的乡村教会。
Mercer, Jesse-莫雷尔的回忆录，
N. -Fruits and Flowers, or Fortyy Years in
Morris, SL-在我们家门口。
Padelford, Frank W. -王国的联邦。
路易斯安那州浸信会的帕克斯顿历史。
Purefoy, George W. -Sandy Creek 协会的历史。
Riley, BF-美国南部各州浸信会
莱利, BF-阿拉巴马州浸信会历史。
赖利 (Riley), BF-德克萨斯浸信会历史。
弗吉尼亚浸信会兴起与进步的历史
(比尔的修订版)。Spencer, JH-肯塔基浸信会的历史。南方酒吧 社会——
国家建设中的南方
(十卷)。Thayer, JH-关于主日学美南浸信会的论文
Tupper, HA-查尔斯顿第一浸信会历史，
SC Vail, AL-美国浸信会宣教的早晨时间。
韦尔, 为宣教动员起来的 AL-Baptists。

作者查阅了这些书籍和其他书籍，发现很有帮助。由于一般学生和教师无法很好地掌握所有这些，笔者冒昧地在这里指出几本他认为每个学生，尤其是每个教师都应该努力获得的书籍。无论如何，他应该有 Riley 的《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南部浸信会历史》和 CF James 的《弗吉尼亚州的宗教自由斗争》。这本书的作者在南方的乡村教堂发现非常有帮助的信息。许多其他书籍也很有价值，但尤其需要这些书籍供参考和进一步研究。莱利博士的书可以在任何浸信会书店买到。

附录 A

现代浸信会的起源与早期简史

一般浸信会和特定浸信会的区别出现在英格兰，并且在早期随着浸信会移民传到美国。一般浸信会在他们的神学上是阿民念主义的。他们开始很少强调重生，并把未皈依的人带入教会。尽管这样努力争取受世人的欢迎，但他们中间还是有许多松懈和离弃。一神论者（即那些否认基督神性、否认神圣三位一体的观念持有者）从他们的队伍中招募人员。

相反，特定浸信会认为基督的赎罪是为特定的数目，即上帝的选民。他们中的一些人走向了与一般浸信会相反的极端，声称即使邀请一个罪人接受基督也是错误的，唯恐这是对圣灵工作的无礼干涉。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在拯救浸信会教徒免受一般浸信会教徒的破坏性自由主义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定浸信会改变了他们的极端加尔文主义（或称为超加尔文主义）并发展了力量和成员。

在美国稍晚的时期，出现了正规浸信会和独立浸信会的区别。正规浸信会是那些采纳了费城信仰告白的人。他们是正统加尔文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目前仍被浸信会教派普遍持有，只是他们对特定的复兴和拯救失丧者的努力相对漠不关心。1850年独立浸信会兴起。独立浸信会主要由怀特菲尔德的追随者组成，最初是真正的加尔文卫理公会教徒。起初，他们被称为新光。后来，舒巴尔·斯特恩斯（Shubal Stearns）将他们组织成独立的社团，并被称为Separates。一年后，斯特恩斯成为一名浸信会教徒，大多数独立教徒跟随他成为独立浸信会教徒。他们对激励正规浸信会的传福音热情作出了很大贡献；

后来，浸信会的两个翼走到一起，给了该教派一种蒙福的动力和观点；这在它的成长中创造了奇迹。美国浸信会的诞生与成长更多地归功于怀特菲尔德和斯特恩斯这两个基督教信仰的伟大产物。

附录 B

浸信会教育运动的起源

——富曼与赖斯

理查德·富曼博士 (Dr. Richard Furman) 于1814年当选为三年一届的浸信会大会主席，并于1817年再次当选为该大会主席。在1817年，他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要开展基督教教育的演说，表达了他的明哲思想与激情；这影响了接下来26年的浸信会发展。谈到那次演说，一位当代的“现代杰出人物”说：“富曼在大会的批准下，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一篇篇幅相当长且引人入胜的演讲，开创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宗教的重要性事工。大会一致决定，关于富曼牧师就教育虔诚的年轻人所做的演讲做出决议；这些年轻人是被上帝呼召从事事工工作的，应转介并特别推荐给董事会。”

HT Cook 博士，在他的书中，*Education in South Carolina Under Baptist Aspices*，引述了1818年7月的传教士杂志，谈到浸信会会议委员会的行动：“教育主题在董事会年会上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董事会任命的委员会，根据受人尊敬的大会主席富曼博士的报告的激励，审议提交了教育计划；他们高度赞成富曼提出的计划，并认为该计划最终将在实质上成功运作。”

纽约法官 Matthias B. Tallmadge 是委员会成员，也是 Furman 博士的朋友，

他于 1817 年 5 月 30 日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到了最近的大会会议并得出结论：“到目前为止，教育一直受到推动，因此我们可能希望召开另一场会议，能够有效地组织和有效地表达你对这个主题的出色看法。”

1841 年，詹姆斯·B·泰勒（James B. Taylor）博士出版了路德·赖斯（Luther Rice）的回忆录，其中声称赖斯（Rice）在改变浸信会教徒对教育的态度方面所做的比任何其他人都多。其他作家普遍遵循泰勒的回忆录，包括卡思卡特的浸信会百科全书，这被认为是标准的。

库克教授引用的其中一位是 SS Cutting 博士，他于 1878 年在费城发表演讲，题为“我们教派教育工作的起源”，他说：查尔斯顿浸信会教育基金会于 1791 年成立，在理查德·富曼（Richard Furman）的领导下，联合了相当多教会的代表，在 25 年后的某个时期以极大的自由度和效率采取行动，作为杰出的领导者，成为更大运动的领袖。

在费城举行的三年一度的浸信会总会大会上，主席理查德·富曼博士提出了教育计划，其结果是使大会的范围包括教育组织。浸信会联盟现在开始其教育工作。路德·赖斯（Luther Rice）的喇叭声，在他从新英格兰到海湾的美妙旅程中，宣扬了宣教使命的征程，同时宣告了浸信会教育运动的征程。

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富曼博士本人实际上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长期工作的计划就是他在 1817 年的浸信会国民大会演讲中提出的计划，并被国民大会采纳。库克博士写道（《Richard Furman 的传记》，第 106 页）：“主席在大会上次会议上提出的计划，已经在与该委员会有直接联系的教会中实施了将近三十年，并已被证明，时间和经验都能够得到很好地适应。”

詹姆斯·C·富曼博士，理查德·富曼之子，长期担任富曼大学校长，在查尔

斯顿第一教堂的历史讲述中说：“北方的兄弟有南方血统。1817年，富曼主席被要求就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主题向与会代表发表讲话。出于对教育问题，尤其是对新兴事工的关注，他发自内心地发表了讲话，其效果是强大而立竿见影的。从那天起，一个伟大的想法在浸信会公众的脑海中诞生了。事实上，后来整个支持教育的浸信会教派运动，都源于这种冲动。”

路德·赖斯（Luther Rice）以极大的精力和能力为宣教进行呼吁，他也看到了对浸信会教育产生更多兴趣的必要性，并为此鼓动起来；浸信会教育运动于1817年在费城由杰出大会主席的雄辩演讲开始，近30年来，他一直在为同样的利益工作和规划，并对此表示关注。路德·赖斯（Luther Rice）成为这项事业和传教事业的代表，他富有感染力的精神和雄辩的演讲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热情。

